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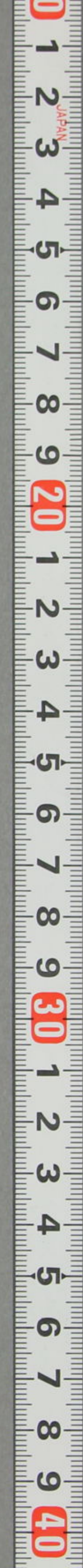


紹述先生文集

九

和記
1496
9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
1495
9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男善韶 校

策問類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言之之易也其門人士大夫如子文文子由求子華之徒夫子皆不許其仁而特稱顏子猶曰其心三月不違於仁何其許之之難也此其前後之不同者何耶必有歸一之說明以告我

正德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古義堂藏

癸巳六月朔

私擬策問

問夫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判造道之生熟深淺此三者截然有等級而其稱顏子曰不改其樂又曰好學者何耶且好學之稱在其既沒之後則是通終身而稱之非其德未到之時可知矣二三子明述其說正德癸巳七月朔

私試策問

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

其所為而已矣夫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而曾子孟子之言非復一途豈其事雖異而其旨無二歟必有其說壬寅六月朔

私擬策問

問昔者堯欲胥天下而遷疇咨於衆師錫之稱舜不過曰烝烝乂不格奸而已夫自古以孝聞如丁蘭郭巨則宗族稱孝之人也夫子固以為士之次者假位諸鼎能致堯舜之治歟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孝弟為仁之本則仁覆天下之盛亦自孝弟馴致則亦非無謂也將孝亦有小大之異歟願拆其疑丑辛

一四日

私擬策問

問聖門之學以仁為宗而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何以不曰仁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乎又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六何以
 不曰夫子之道仁義而已矣乎夫隨事精察以求至
 夫一曾子之所以證道也推己以及物學者之所以
 求至仁也故曾子以學者忠恕之目明聖人一貫之
 旨今日從學者抑隨事精察以求至夫一乎將從事
 於恕以求至夫仁乎願就諸君以決其疑焉

寶永丁亥七月朔日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則大夫可以去此君子見幾而作之意梅福申屠蟠
 之行也然則國有危亂之兆朝有濫刑之舉則凡在
 官者皆携手同行乎將才望位任之不同不可際論
 耶亦何以見危授命之云請諸君辨焉

正德三年癸巳復月朔

私擬策問

問夫子曰主忠信中庸則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孟子則曰克實而有光輝及詩曰淵塞書
 曰明允易曰中孚其義皆一也其措詞不同者何也

豈古今之異語歟將各有所差別歟願明其故己酉閏九

一月初一日

私試策問

問子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備斯三德者宜無若夫子也考之夫子之言則固曰四十而不惑而孟子稱夫子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則夫子亦非有憂乎夫子亦自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亦非有懼乎請聞其所以然之說癸巳十月朔日

私試策問

問天之於陰陽人之於仁義同謂之道故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者以為陰陽是氣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則所以然之妙而形而上之道也而其解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仁義性之名而性即理也是其說似乎自相矛盾者何也天人一道不可判而二之也天之有陰陽猶人之有仁義也若今之言道在天則陰陽非道而指其所以然之理為道在人則仁義即道外仁義而又無所以然之理奚其言之自戾乎是亦以大易為天言其用而人言其體也奚其言與大易相戾乎若以易所謂陰與陽者為指其所以然之理則與所

謂陰陽非道其理則道者相及奈何願聞其說之詳
馬母恪元祿七年甲戌之歲夏四月

私擬策問

問管仲不死於生竇之難而相桓公自後世而觀之
似乎不盡義由賜之徒何以疑其未仁耶自此而後
以身殉主者多矣必稱義士義人而未聞有稱仁者
也亦獨何耶豈後世之識與聖賢異歟將別有旨歟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非貴
文之意乎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非尚質之意乎

其至於論君子則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非文質
適均之謂乎欲觀聖人之意者將以何為正

正德三年
九月朔日

私試策問

問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長為大
孟子則曰親親仁也敬兄義也其論仁內義外則以
愛弟屬仁長長屬義論四端之心則以惻隱屬仁羞
惡屬義夫言仁常同而言義則不同者何哉必有其
說享保八年癸卯五月

私試策問

問以異姓為後從古所戒春秋既著莒人滅鄆之義

今日異姓繼統靡然成風有志者無己為人後則固
可從其志也至於己無後則將奈之何風俗既敦同
姓自睦譜牒相通必有族人之可養衰宗寒族過房
無人則寧絕祀以不育異姓乎將取後于他族以奉
其先以庇其累重乎達權之士必有善處之道

私試策問

問先儒謂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故善者可以感發人
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今通考詩三百篇
其可指以為邪者不過鄭衛淫奔之詩十數篇而已
耳而亦皆男女相悅之詞則未必可斥為惡而與

弑父與君者同科而論也且夫子曰樂則韶舞放鄭
聲遠佞人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夫韶武樂之至
美者也何以不冠諸三百篇之首以為感託善心之
始耶亦何以載鄭衛之詩以亂雅樂耶豈詩之與樂
異其用歟將感發懲創之說不足以盡詩之旨歟或
謂鄭衛之詩後人所妄補亦可從歟願吾子明述其
說以闡明聖人讀詩之旨焉 甲辰閏月朔

私試策問

問夫子曰君子不器而又稱管仲之器小謂子貢為
汝器也此三所稱器者其義皆同歟將不同歟禮記

又曰大道不官大德不器與君子不器其旨亦同乎
請各剖別其義以著于篇 丙午三月初一日

策問

問夫子曰君子務本今夫人身之所為本者心也心
之官則思故洪範叙五事曰言貌視聽思而觀夫子
答顏子問仁則專就視聽言動用工而不及思曾子
之將終告孟敬子則亦專就顏色容貌辭氣着力而
不及心孟子推天下國家之本亦只至身而止不及
言心而大學推治平脩齊之本而極之于正心誠意
而先儒則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經傳之間

其旨不同如此自後世而觀之孔曾之言似言其粗
而遺其精務其外而畧其內豈聖賢所謂本者唯止
於身而身正則心自治耶將聖賢雖不言心而精微
之蘊別在言意之表耶真明白端的著一是之說而
勿模糊儼侗為兩狗之言焉 甲寅四月朔

私擬策問

問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夫子之所
法在於堯舜而孟子又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者
何也若曰祖述者其道而所賢者語事功也則是道
與事功果可二乎哉而程子曰聖人無優劣有則非

聖人也而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若曰無優劣者其德而所異者性也則是性與德果可二乎哉且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或曰不待文王而興或曰周公豈欺我哉者何哉抑聖人之道雖無優劣然其所專有在歟將所稱雖異而其文相通本無意義歟而後世有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之論是又異於孟子之說夫學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不可不究冀諸君聞教聖賢所說之圖與剖決其無優劣乎否以著之于篇將以為今日從學之資必有其說

癸酉鵬月中浣

私試策問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可見雖湯武之聖尚不能與堯舜比其德况其下者乎而又曰人皆可為堯舜者何耶豈孟子之言為勸人設歟將苟為孝弟則即是堯舜歟請述其說

正德三年癸巳八月二日

私試策問

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據此則學文在行之先矣其語弟子之職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據此則學文在行之後矣其旨不同者何耶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據此則似學與思二者相須不可偏廢其自道則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據此則似思不如學之有益此亦不同者何耶必有其故願聞其說正德己之夏閏五月朔日

私擬策問

問先王之所以化成天下者莫大於仁義禮樂故六經所載常惓惓於斯四者而心性之說尚闕如也大學述先王治國平天下之術理財官人尚有其說而仁義之實非其所要而無一語及禮樂何哉而特致詳于心意之間亦獨何哉必有其說願聞享保壬子夏六月朔日

私擬策問

問聖人之言推諸天下萬世而準焉而其於天之與

仁也最謹焉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然夫子嘗言仁者壽而回也不幸短命而死又嘗言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如予何而微服而過宋豈非夫子之言無其驗與將君子道其常而至其推衡精微則不可言說喻而胸臆決歟予懷此疑久矣願就諸君決其所以相通焉非敢謂有得而測諸君之深淺冀其傾倒

私擬策問

問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集註曰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子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集註曰

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蓋此二事皆見於戴記檀弓篇而朱子援之者蓋明曾皙所以為狂與原壤所以見杖之實耳然則曾皙原壤其為久之實相類而曾皙之言志也夫子曰吾與點也而子路冉有公西華不與焉則其褒之也至矣原壤之夷俟也以杖叩其脛而比之于老而不死焉則其斥之也甚矣而說自相矛盾而聖人之權衡無所準則非所謂得間者乎願諸君明辨其所以一與一奪或抑或揚之由以祛吾積疑若夫兩拘調停牽捏模索以求通其說吾所不取也

元祿十二年己卯春二月庚戌

私擬策問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推其極則仁且智是為聖人矣昔者比干諫而死夫子許其仁虞公之不可諫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孟子曰是知百里奚之為智夫紂豈可諫者乎哉諫之為仁則不得為奚之智奚豈無可死之義乎哉不諫之為智則不得為比干之仁願闡發聖賢之意以著于篇毋依違回互以成其說焉

正德甲午之歲

私試策問

問天道福善禍淫則是禍福之招皆由己君子之蒙

福與小人之被禍皆命也故孟子曰禍福無不由已
求之者夫子何以問伯牛之疾而言命耶可知令伯
牛不慎其生以招夭折則夫子必不言命矣然則君
子之或見禍亦可謂命乎此二端不同請著其說

年二月朔

私試策問

問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既曰道而復曰
性當有所別先儒謂循性之自然則日用之間莫不
有當行之路據此則謂道為性之用可乎易大傳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先儒以仁義禮智為人之性

據此則謂道即性可乎孟子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矣然則非性者亦謂之道可乎諸君其辨焉

私試策問

問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蓋言以天下為任而志
於安民也其然則宜應聘周流不遑啓處而老于畎
畝之中囂囂自得如遺世者之為必埃三聘之勤而
後始出何所見其為任哉此二事孟子俱言之則亦
知其非抵牾者焉諸君其辨之

私試策問

問先儒語聖人之德曰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夫天下者富之極也不顧天下者無欲之至也
無欲之極至不顧天下則凡事皆其所優為孟子何
以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歟尊保戊戌八月二日

私試策問

問夫子稱詩曰可以怨孟子亦曰小弁之怨親親也
又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據此則怨不可無
也夫子稱伯夷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原憲曰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矣據
此則怨不可有也夫怨也一或可以無或可以有其
故何哉請詳著其說尊保三年戊戌臘月朔

私擬策問

問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自
古聖人多矣何以獨言舜歟夫子曰文王既歿文不
在茲乎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而言先聖後
聖之一揆亦舉舜與文王何以上不及堯下不兼湯
武耶先儒云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而聖賢之
取捨不一者何耶請著其說庚子七夕對限九月二日

私試策問

問孟子以前無性善之說而仁義之名聞于天下舊
矣然則孟子以前天下之人以為仁義者將指何物

而夫子恒言仁亦將何事耶若性即仁義仁義即性則性之善固不俟言也三歲孩兒皆能知之何煩孟子之提說亦何得言闡前聖未發之蘊而夫子既曰仁而又曰性相近也者何歟明著其說于篇毋文其辭八月朔

私試策問

問生乎今世而反古之道者蓄及夫身者也又曰吾從周而及其稱老彭則信而好古且狂者夫子之所與也而孟子狀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由前之說則從古為非由後之說則從古為是此二端不同願聞

其說丙申二月朔

私試策問

問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夫子之品士也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為次者何也豈孟子明道之在通而夫子舉士之全德而言之歟然則道之近者不足以盡其全歟將其意別有在歟願聞歸一之說焉丙申二月朔

私試策問

問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之有益乎人也大夫而世之為學者未遽見其有益而或

喪其美質者徃徃而在豈學之乖其方歟將學之之
未至歟抑性之所稟雖學而無益歟必有其故冀明
述其說以告聖言之不吾欺也 乙未臘月初吉

私擬策問 五首

問武王繼絕世興廢官天下歸心焉夫子之告魯哀
公九經以繼絕興廢為言而方鄴食其勸漢祖立六
國後子房借前箸言其不可其事遂寢萬世以子房
為智士豈聖人之言有時而窮邪將道隨時變事因
人異而不必相襲邪抑子房所述者非是邪願聞其說
問梁惠王移民移粟自以為盡心其事雖非王道之

全亦非無心於民者也而孟子直斥以五十步百步
之差齊王以羊易牛其事固小其功亦未及于民不
唯百姓之疑之宣王亦自疑訝曰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而孟子顧乃從與曰是乃仁術也其故何
也一抑一揚必有其說願聞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子以儉與戚答之夫禮以汙尊
杯飲為本則喪亦當以衣薪藁裡為本喪以戚為本
則禮亦當以敬為本一以心為本一以始為本其故
何也請聞

問孟子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可見聖人於吉凶

禍福之來動輒以命斷之也而又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者何哉豈以其所值之勢有異耶何其說之不一也先儒或以理與氣別之或謂中人以上不言命皆得其說歟請述一是之說焉
享保四年己亥月正元日
高且遠者日月星辰卑且近者山川土石大而天地小而草木皆與道為體則道之有精粗高下何疑故曰衆物之表衷精粗然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道只一理程子二語與前云云者相反請聞其說之詳
享保元年十月

策對類

私擬策對

道之至也天地以之覆載日月以之昭臨河岳以之流峙萬物以之滋息學之大也大人得之為大人小人不得之而為小人聖人由之為聖人奸人不由之而為奸人學不可以不得其所歸焉道不可以不知其所嚮焉故君子之為學也將以得其所嚮歸而後其正而真者去其俗而偽者矣若夫似正而俗類真而偽者砒砒淆弊固不易辨然其見諸文章事業者不可得而掩覆焉黜偽崇真從心去俗固學者之所

當從事而君子之所尚也其可不剖決之乎所謂真而近偽者後世學者口稱堯舜之道言遵孔孟之教而至其為政則流于管商談道則歸于老釋或以詩書禮樂為聖人之所造或以功利權謀為經國之先務如宋之王蕪二氏之流是已此非真而近偽者乎所謂正而雜俗者後世學者專據六經尊信孔孟心貴仁義口闢異教而至其所學或止於訓詁其所得或流于詞章如漢之鄭氏唐之韓氏是也此非正而雜俗者乎所謂雖真矣然迂而譎怪者如漢儒災異之學後世持敬之弊是也其說災異者畏天謹告無

敢逸豫雖足以為真謂人事著于下天道變乎上一言一動悉通於天死生壽夭皆制于天則非迂而譎怪乎其說持敬者整齊嚴肅動遵規矩雖足以為真然矜持之甚執守之過齷齪拘攣無易直子諒之氣乘盤偏急無慈祥愷悌之意異言奇行聳動物觀則非迂而譎怪乎所謂雖心矣然陋而腐爛者如後世傳注之徒訓詁之學是也其務約歸實研覃經義豈非為正乎然竭思傳注句索字摘徒為人講說無與已干涉施之于政則方衲而圓鑿用之于世則北轅而適越陋而腐爛莫斯為甚若夫記誦詞章之徒陋

而腐爛則固有之若謂之正則吾未之知也所謂漢唐宋明諸儒之所得所不得者蓋漢去古未遠民俗敦樸雖畧有三代之遺風亦未免戰國之餘習道德仁義雖間說之陰陽法律亦或雜之降及于唐去古既遐往事詞藻實學掃地河汾以儒見稱而未純乎正學昌黎以道自任而亦流乎詞章斯道隱晦既千餘歲天道循環否極而泰及宋則有濂洛關閩倡導斯道于前至明則有薛胡陳王繼續墜緒于後使天下後世之人尊堯舜周孔之教知道德仁義之大微而性命道教近而天常民彝廓然粲然復明于世固

非漢魏晉唐之所能及也然其時鉅禪猾釋羅布海內天下之人耳濡目熟雖彼諸賢亦未免蹈其弊是以聖學雖明異教反肆此其所得所不得者如此所謂本朝學者之所至所未至者蓋本朝廷天之間文學盛行政教民俗於斯為美然言乎文則不過對偶駢儷言乎詩則纔遵白氏餘蹤而况堯舜周孔之教寂而無聞性命道教之與蔑如不知爾後日尋干戈戰爭不休斯道蕩盡掃地而盡及乎國家奄有天下文運丕闡鉅儒接踵人知禮義之方家尊孔孟之教談性命之與說理義之蘊固本國開闢以來所未嘗

有也然其為學者志于實用則固滯隘陋而不濟于
事務于博學則泛濫放蕩而無裨于己為文則平章
山水而不能發揮至理為詩則品藻風月而不能吟
詠性情此其所至所未至者如此蓋道之在于人心
也無古今無華夷行之斯著習之斯察苟為人者其
可不為學哉然雖徒學之不辨之則非學也其正而
真者則為聖人為君子其偽而俗者則為小人為奸
人苟為學者其可不辨之哉然雖徒辨之不行之則
非辨也其正而真者則信之而從之其俗而偽者則
闢之而去之如斯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乎

此矣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在乎此矣道於此乎極矣
學於此乎盡矣懼嚴命之難辭紆愚衷之悃誠徒以
吐露素蘊焉耳庸詎垂範來者云哉謹對戊辰正月廿八日

私擬策對

人之生也自幼至老血氣日渝方其穉弱之時血氣
未定志慮未正愛憎隨物而移喜怒因事而遷及其
耄期之年肢體漸衰精神昏曠言語重複百事遺忘
唯其壯強也血氣定而志慮正肢體健而精神盛故
上焉而為公卿大夫以綏民靖國下焉而為士農工
商以就業服勤草木之生也自生至枯形狀日變方

其莖甲之始莖葉未具根莖猶脆牛羊易以踐履風
雨易以挫傷迨其萎瘁之日蠹生乎外蝸生乎中枝
幹腐壞根柢塵土唯其壯長也莖葉肥澤根柢盤據
枝幹柔韌而節目堅緻美而蒼蒼密而鬱鬱莫不暢
茂莫不敷遂故凡物必有終始方其始也未備而其
終也必衰至于一器用一事物莫不皆然天地氣運
之盛衰古今風俗之隆替亦猶若此蓋方昊義御極
虞唐未興之時政尚大簡俗貴大樸聘問通好之禮
未制冠昏喪祭之儀未備污樽杯飲而簠簋籩豆之
美未嘗有也蕢桴土鼓而韶護咸英之音未嘗有也

味止於燔黍擘豚而無有甘脆肥臠居止於穴居野
處而無有洞房青宮及至堯舜既出而後聖道大啓
人文斯明三綱正而五常立如日之亭午如星之方
中天地氣運之所為至盛古今風俗之所為至美自
是以還迹熄澤竭三綱廢而五典壞天常亂而民彙
斁高者談虛無卑者說功利暴行興于上而天下之
民陷于塗炭邪說行于下而天下之士趨于異塗氣
運於是大衰風俗於是大壞蓋邪說之行由風俗之
不一暴行之興由人心之不正人心既正風俗既一
則邪說暴行不待距之而自息也若夫人心之或不

正風俗之或不_レ一不唯今世雖古亦然故雖唐虞治
隆之時有三苗之征有四凶之罪有讒說殄行之聖
有巧言令色之畏後人恒言唐虞之世必無邪說然
其見諸典謨之間者既皆如此則人心之或不_レ正風
俗之或不_レ一何必無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人心風俗既是如此則其發於政事言
語者豈其盡出于正且一乎唯堯舜既出天下清明
故邪慝不作而人心莫不正而風俗莫不_レ一矣由是
觀之則堯舜以前豈必無邪說乎堯舜既沒斯道隱
晦民困于暴行士眩于邪說至於天薦生孔子而後

向之邪者正雜者一而如湯之濯雪渙然無迹如土
之委地泯然無間聖道將墜而復明綱常將絕而復
續天下為之一新繇是觀之則孔子以前其有邪說
也必矣何者堯舜以前有邪說者聖人未興而斯道
未明也亦猶所謂人之稚弱也血氣未定草木莖甲
也莖葉未具孔子以前有暴行者聖人既遠而斯道
既衰也亦猶所謂人之耄期也精神昏瞶草木萎瘁
也根柢腐壞堯舜則始開大道于萬世孔子則繼續
往聖于千古是孔子之所以祖述堯舜而孟子之所
以願學孔子也蓋太古之未_レ夫也猶後世之既_レ衰簡

易素樸之化校之狡偽檢邪之俗固不可同年而語
 然人文未開則民易趨于異塗大道未興則政易流
 于清淨由是觀之則後世道既衰之日有揚墨申韓
 之流則太古道未興之時有邪說暴行之作亦隨可
 知矣聖人在上則邪說自息君子道消則小人自長
 如鍊炭之低昂如桴鼓之相應其應之速不可誣也
 苟得其本則雖宿姦鉅蠹有不戢除之者苟不得其
 本則雖小技曲藝猶有不易致詰者後世道衰異端
 載路人醉夢于邪說民薰陶于妖誕其勢殆若將未
 如之何然使聖人在於上焉則夷術狄技之黠猶大

陽中天魑魅罔兩影銷形滅故欲闢邪說排異端者
 在於施得其要而已苟不施得其要則黜之未已而
 其法及益肆矣夫殺蛇不斷則其毒滋甚刺虎不斃
 則其害愈大可不慎也哉可不懼也哉謹對
 戊辰七月朔日

私擬策對 論史

謹對君子之所以日進於善者以其有所法也小人
 之所以日陷於惡者以其無所戒也蓋鑒前人醜行
 以自訟於己者是有所戒也觀先賢偉蹟以自律於
 己者是有所法也故在易之小畜曰君子多觀前言
 往行以蓄成其德此之謂也其所法法戒者惡乎在

存乎史而已耳故尚書述四代之美化而麗臣碩輔所以經綸天下之德彰矣麟經序列國之爭攘而亂臣賊子所以淆亂四海之迹著矣是史之所以由作也此二者實經中之史而君子之所當法戒者也而繼之而作者上之左傳國策擅其美次之馬史班書續其軌聚而輯之則有二十一史類而編之則有資治通鑑其間雖有褒貶或不中實與奪時失其當者然將以上振麟經之墜緒於已絕下垂前世之懿範於將來整治綱常敦厚風俗使君子觀以有所法小人監以有所戒而日進於善月於惡也然則經者

史之本也史者經之資也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而者相資而相成猶車之有輔船之有舵不可偏廢也故老泉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由是觀之先儒以史配經其意不亦善乎讀史者豈其可以非經忽之孤先儒且史配經之意乎蓋君子之所以為學者將以平天下安百姓致其君於堯舜之君致其民於堯舜之民以顯平章之化致累洽之治使鳥獸草木至于廣裕風雨霜露至于時若也其所以致之者在於德而已夫天下大器也有力者扛之則能舉少力者

繫之則反覆也是以有德者治天下則國平民安刑
肅政清流風善政後世賴之若蕭曹之佐漢房杜之
造唐是也無德者治之則國亂民刑龐政擾遺臭
餘烈天下因之若李斯之蠱二世國忠之愚玄宗是
也故士之為學其要期於成德而已其所以成德者
何居進善而長之遠惡而去之如斯而已矣然不知
其為善則不能進而長之不知其為惡則不能遠而
去之故趙穿弒靈公而宣子反被汙名霍顯鴆許后
而博陸不遠大愆夫事之多端物之無窮或似是而
非或似忠而詐至公反類私大義反似利蝟聚鱗雜

不可名摸其為善乎惡乎真不可判別也然則何以
判之曰在乎觀往事以法戒也故曰不習為吏視已
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此之謂也吁其所以法戒
惡乎在曰存乎史而已耳往事之善者法而行之往
事之惡者戒而去之可也是以君子之欲平天下安
百姓者不可以不讀史也是亦成德之一端也若夫
得讀史之法而知其所法戒至乎蓄成其德則堯舜
之化可跂而至雍熙之風豈其難及然則讀史之益
其利博哉不可以忽也而世之拘儒瞽生不知其本
之所自而徒見其記事視以為博洽之資笑談之助

耳買積還珠貪華遺寶之譏豈其得免是皆不知讀
史之法者而不當不足以成其德而反圯壞其德使
不得成豈不重可伶哉愚不敏材謏能薄回嚴命之
難辭敢誦所聞尊大人幸恕其狂斐貞享三年丙寅
李冬既望日

私擬策對

恭惟策曰云云竊按性者人之所命乎天而惻隱羞
惡親親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生來具足無毫加
損而因教之所被而能致其大曰放不可量也故曰
有教無類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萬世論性者其
宜以此為準據而論之而子思孟子之於孔子祖孫

子弟一門同統其言論意趣豈有二乎哉而其有養
與盡之異者盡者有限之稱養者無窮之謂有限則
期限而及之譬如適百里之途循循漸漸日復一日行
而_不止則必到其途雖遐而行必至者有百里之限
也以盡說性則教似有限無窮則不量而長之譬如
導一滴之流涓涓決決盈科而進逝而不_舍則必大
其流雖微而達必大者無可計之量也以養論性則
道為無窮養與盡之別正如此也夫三聖一心其著
諸書者固不可有生熟難易老壯淺深之異而證道
者在乎論語而羽翼之者在乎孟子故易系中庸雖

孫聖人之位而要當以論語為本而參以孟子其餘
繁文錯節隨之可也然極論剖拆辨其意所造則有
不可回護者然孟子所謂心者皆指仁義之良心而
言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則所謂性也亦嘗
曰盡其心則知其性也則孟子亦以盡說性然心則
有限故曰盡性則可充故曰養是其措詞雖各有攸
當而亦不可專判生熟老壯之異也隨意會之可也
謹對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終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男善韶 校

講義類

洒掃應對章講義

子夏謂君子之道者以其平正穩當通天下而無弊
且萬世而不厭者而言之也凡經傳中諸謂君子之
道者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皆是也其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蓋言洒掃應對
事之末也文行忠信道之本也自常情視之則似當

先傳其末而易者，而後教其本而難者，然人自有稟質之昏明，就學之早晚，而其教之者亦當各由其質與材之淺深，生熟而導之，而不可槩而一之也。蓋人之生或昧乎周旋儀文之事，而曉道德仁義之奧者，有矣；或好乎修身治國之道，不屑詞章記聞者，有矣。其教之者當各因其材而篤之，緣其器而琢之，故其文而滅質，則從先進之禮樂質而廢文，則美虎豹之鞞，豈可以何先傳以何後倦建一定不移之常準而待百般不齊之人材乎哉？譬諸草木，亦復如此。如菽如麥，如稻如梁，農夫之治之也，不可不各以其類區

而別之，計其灌溉培壅之節，差其剪伐耘耔之宜，焉苟不量早晚，不察生熟，漫爾養之，則有助長之弊，而無秋成之望。若夫不察其學之早晚，與其質之智愚，槩以一切之法，則是誣罔天下之英才，而使不得成也。君子之道本不如此，故曰：「焉可誣也！」其唯聖人乎？言如「夫子之十五而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至，不踰矩，自幼而長，自始而卒，秩秩不紊，循循有序，譬一歲之自春而夏而秋而至冬，自不失生長收藏之功，其至也有漸進之實而進之也無躐等之失，然是皆聖人從容盛大之象，生知安行之資，自然不學

而能不習而察者之所能而不可責之於平常學者而望其必從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如後世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之教限人以序非子夏之所取也

癸酉之歲臘月上漸

牛山之木全章講義

此孟子以山木之生息諭良心之發也蓋山木之有萌蘖也山之性然人亦猶此今觀夫庶民殘忍刻薄之至貪冒無恥之甚似不復有仁義之良心然自其存乎已者觀之亦豈實無仁義之心也哉仁天下之安宅也義天下之正路也其所以為本者惻隱羞惡

之良心而天然自具人人固有斯之謂良良者不待脩為不假安排自然而然令人可愛凡謂良貴良能皆是然人之性也進善則難而流惡則易故雖自具良心而其所以放之者或為牝牡利害或為服食貨利陷溺誘致無所不至刻薄而失仁貪冒而傷義猶山木之被斧斤之害也而物之所以斲喪良心者曰日而伐之其嘗所美者今不可以為美凡放云者謂失仁義之良心而不存之也宋儒以為散亂之心者誤矣觀其曰放良心可見矣蓋其陷溺之至似不可有一點之明焉然人心之良本無可泯之理其發也

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日夜生，生無有止息，故良心雖放而至乎卒明之時，未與人物接之際，莫有不仁不義之心為之傷害，故曰卒旦之氣，蓋人善物也，其所好惡本自公心，但自久失其本心，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卒且之間，良心油然而然，其所好惡不甚相遠，不至失人人同然好惡之本心，然其發也至微而甚難見，故曰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其既如此，而又旦晝之間所為之不善，又有梏亡之其梏之也。今日既如此，明日亦如此，循環反復相續，弗已則其所以息無幾，卒至其夜間之氣亦復微弱而不足存，其良心使潰茂滋長，其夜氣不足以存，如此則其違禽獸又豈相遠也哉！飲食牝牡之情，寒暖生死之念，人固有之物，亦有之，其所異者仁義而已耳。其梏亡之甚違禽獸，不遠不亦宜乎？孟子亦嘗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與此章意互相發。世之人唯見其不仁不義之甚至，如禽獸以為此人本無可為仁義之才，棄惡賤辱不復知貴，豈其然乎？蓋人本有可行仁義之才，而其好惡本與人相近，其無仁義之心者，梏亡之使然也。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蓋好惡者天下之所同然，故以情言由此推之。

盖所謂養夜氣者不唯且日所為之不善有以害之
凡日間思慮過多耗廢精神或如讀書或如學字雖
非不善事而其害之也一也復推言其不可不養以
謂天下之物草木禽獸之微莫不各有其性然所以
養之者苟得其方則雖天下難生之物亦能得長所
以養之者苟乖其方則雖天下易生之物不能得長
不唯物為然雖人亦爾人之性也惻隱羞惡人人全
具不待外求火然泉達莫不各有所不忍不為之心
故達之於其所忍所為者仁也義也此所謂養也如
養髮養樹之養所以使之生成而即擴充之義也故

人之性也不足恃也而仁義之美莫以尚焉前篇所
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者即此節之意宋人誤以為充滿本然之量與養字
義矛盾殊甚末又引孔子之言以證之操者如操舟
之操左右護持不使覆溺舍者如舍身之舍棄擲放
下不復顧慮人之為人也有恒性平居遷仁由義
使身在乎安宅廣路之中而漸摩習熟如魚之在水
草之著土此所以養吾心也而卒生以此為念不使
身陷于不仁不義之中即是操之也如此則仁義之
心常存于中而無任而不為仁義若夫舍置而不知

操之則良心枯亡而其去禽獸不遠矣而其心之往來無常一出入既志於義又流于利暫出于此又入于彼其發尚微而其失至易不可不持守恭存焉蓋所謂求放心者欲其仁義之良心存而不失也此章之意亦復如此後儒以禪混儒以仁義為性之名遂以求放心者為攝收精神之謂蓋聖人之教本無不由仁義懸空守心之說且注內夜氣清明等說亦周太子晉一氣甚真於中夜存之遺見而不足與語聖人之道矣甲戌之夏

制義類

學而時習一節義

學之有恒所以得真說也蓋性分之所至有限而教化之所及無窮知識之所得或虛而涵養之所至必實既學矣教之所施者不可以量既習矣道之所熟者不可以計教既至焉道亦熟焉則其為悅懌豈可量乎哉吾想四端之心人人具足不假外求苟知擴而克焉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衆無難保者也彼不知者以學為不足務以教為不足尚徒守其獨知貴心性而不知教與道之至貴至大不可不由焉其蔽必

至於虛靜恬淡空寂枯槁而毀彝倫廢名教冥行植
植無所不至也而三代之間教法未闡民行或有出
於此者至吾夫子祖述其當祖述憲章其當憲章而
學之功於是始大矣夫學之所以為可貴者何人心
之良雖具四端任其自為苟失其養則萬物之靈至
於違禽獸不遠故學在乎擴充其端而已蓋人性本
善若殺君父奪貨財自非大無道之人無有忍而為
之者所謂人皆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者是已此本然
之良心也然至短喪攘雞小不仁不義則忍而為之
故為學者擴充其不弑逆盜攘之心而推之于短喪

攘雞一不仁不義之間如惡臭如避水火有必不
忍而為之心如泉之始達尚微矣而引而導之火之
始然尚微矣而扇而熾之則其勢不可禦焉是之謂
達夫子之所謂學者學此也若夫以格物窮理持敬
主靜為學者是後世之學非夫子之學也以章句訓
詁文藝博物為學者是信儒之學非古者之學也然
夫子之所謂學者亦非必捨文字廢聞見焉而文行
忠信闕殆闕疑以充拓其見聞若夫曰修身而已而
不從事於文則固陋鄙野亦未足與語也此夫子之
教所以為至大而孟子之所以以羽翼之者實一家同

脉相為表裡也然則其所謂習者何也蓋學者之蔽高談唐虞遠論性命而身而體之者亦鮮矣其離文字廢見聞者雖固陋鄙野固不足論而其專修為則或用心焉至志於文者則口之焉已耳耳之焉已耳未見身之也夫子為萬世開學既不廢文而繼之必以習則其所謂學者必習之於身而後可謂學亦可見矣而其所以習而說之者如何天下之達道五而有親義別叙信之則天下之達德四而有仁義禮智之美人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行其道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充其美其豈生作作

輟而可乎哉暫為遽廢而可乎哉必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孜孜為善如恐不及自晨興夜寐至於夏葛冬裘之間莫不緝而熙之從事於此則見面盎背綽綽裕裕俯仰無愧左右逢原廣居正位乃居乃立其悅懌怡愉亦豈可言談而物比乎哉達而在上則巍巍蕩蕩於變時雍窮而在下則簞瓢陋巷匡坐絃歌夫子之言亦如是故其在外則恂恂便便而在內則申申夭夭而有坦蕩蕩之氣象今之學孔子者其宜以此為準學而至之而顧乃拘攣急促戚戚子子無復從容氣象者其久也必厭而去之矣其習既不可常

也尚何望其說乎然則此一言聖學之全體終始兼
該本末通貫弟子編論語既以學而為首篇亦以此
章為開卷良有以也吾夫子所以繼往開來為天地
建極為生民立命其以此歟
甲戌八月
十六日

王亦曰仁一句義

王政所要不外乎仁義夫夫聖道不明教化不行而
人徒以為功利可以疆國刑法可以威民殊不知先
王之御天下也不賴功利不用刑法而國自治天下
自平也何者務功利則人唯就利而蔑禮凌節好犯
其上其富國強兵之術雖似足以雄乎一時而其弊

也侵伐凌犯篡弑之禍作而國非其國用刑法則人
唯避害而跼蹐恐怖希免其法其嚴刑峻法之慘雖
似足以威乎一時而其末也眾離親畔逆亂之變興
而民非其民人徒取快目前不計其後故以仁義為
不足行而視為迂遠孟子憂之其所以悟時君者至
矣其意謂仁義二者天下之道德而非一人之所得
私人固有不假外求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則四海
之廣莫難保者梁惠之移民移粟齊宣之不忍殺牛
是其一事一物之微造次顛沛之頃固有之發莫所
不在斷可見矣是所謂不忍入之心也自其不推恩

也驅其子弟而不知愛之塗有餓莩而不知救之興
甲兵危士臣如火益熱如水益深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不能以保其妻子是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政者
也蓋父兄長上之當養子弟妻妾之當安衣欲其暖
食欲其飽雖閭里郊野之賤夷蠻戎狄之遠皆莫不
有此心苟違其性而使父子離散妻子凍餓食不得
飽衣不得暖則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況於其民乎齊
梁之君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亦已惑矣蓋父母之於
子心尤愛之故察其飢飽寒暖之節視其勞佚起居
之時王者之於民亦然一夫不得其衣則曰已寒之

也一夫不得其食則曰已飢之也因天下同然之心
而施天下同然之政體而察之忖而度之推吾老老
之心以及民之老推吾幼幼之心以及民之幼使其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鰥寡孤獨各得其養
疲癯殘疾各得其所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頌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老者衣帛食肉天下之人皆赴愬於我
而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足以保四海也故曰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所謂不
忍人之政也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
其至也熙熙皞皞於變時雍而如歲之春如月之吉

父子兄弟室家相慶鄉黨閭里酒食相會忠順易直
之風興乖戾慢易之俗息不復知征歛之急干戈之
警貨財之乏絕獄訟之繁滋然後制禮作樂道德一
而風俗同王澤洽而頌聲作夫上之視民猶子則民
之視上猶父天下之人愛戴保護如手足之捍頭目
子弟之護父兄則堅甲利兵可挺而撻湯鑿金湟可
超而越也後之人主不知出此唯利是務其為下者
亦懷利去仁義以事其君故交征之利盡而篡弑之
禍作覆轍相尋不知悟焉孟子之所以警世之者至矣

吾十有五章義

聖德日新之極而一於天則矣夫天地之道晝夜推
遷四序互變運無停機而人不覩其際有以成生長
收藏之功而全亭毒化育之用聖人之道天道也其
自切而壯自壯而老道熟德優之機人不及窺而已
獨識之故其俎豆禮容之日既具聲律身度之誠而
委吏來田之時乃基過化存神之妙其間盛德大業
日復一日漸漬推移而卒也達順體信與天為一矣
夫子歷舉其嘗所履以示人也謂道有君子有小人
德有凶有吉其志之所趨實一於正則大本斯立皇
極斯基其所以行堯舜之道施周公之政者實不他

讓焉此學之始也及其三十也其所志者益固而有以立譬如壯夫之足踐履平地推而不移顛而不仆而疑立卓然不可移奪也及其四十也其所立者益實而有不惑事之是非得失明晰昭著如水火之交前自知所避布帛之便用自知所利道孰理明無所疑惑也其五十而知命六十而耳順則禍福壽夭貴賤出處之懸于天與命者委順聽從脩身以竢處之而泰安之而裕無毫覲望躲避之念而凡世之毀譽是非其過乎耳者漠然恬然風過水流無少介乎胸次及至乎七十則從容盛大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申

申矣夫恂恂便便之盛縱橫左右不期其中禮而自莫不得其正矣夫聖人之資生知安行無進修之漸而每十年有此等級者何蓋質之一定而不移者聖愚之所由而分也德之逐時而有熟者老少之所以有異也雖生知之資固無所假而進道之機不能不然聖人豈心實自聖而姑設階級以誘人乎哉舊稿此下有嘗曰可與學未可與立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是立與知命君子之能事也至於不惑耳順或人之所可能豈必待聖人而後能之哉而必以不惑於而立以耳順次於知命者何也蓋身之所立者雖固而智之所至者未熟則不能不惑知之所明者雖安而耳之所受者或礙則不能盡順况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三者德之長也此其所以先後也而先備以大學格致之旨挽和牽格以解此章然從其說則不

惑知命耳順三者皆屬知而唯而立一節自屬行則其言既偏而三者分界不甚明晰况以一疵不存萬理明盡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論聖人之德恐非夫子之意此二百二十五字以非經義體莫去故為學者其少壯之志不可不立而志之所趨不可不擇至於其進修成熟則存乎其人夫

甲戌十月

可使制梃一句義

仁者之兵武備不足恃也蓋孟子之時列國諸侯恐秦楚之富強或以權謀或以強兵其所以制之者至矣而迄無成功束手納賄惠王求所以勝之而孟子告之以此其意以為自古所以服天下者二王與霸而已矣而其所以服者雖同而所以服之者則異矣夫

秦楚之強帶甲百萬死士億千招八州而朝同列誰意孱將弱卒彫兵殘甲可能撻之哉蓋寡之不可敵衆弱之不可敵強者以其地廣民衆而力能足也苟欲以力敵之鄒豈能敵楚滕豈能禦齊哉故文王事葛大王事獯鬻知其分也以仁服之則武王之三千能勝紂之億萬同德離心商周不敵當時諸侯之欲服秦楚者不知出此不以湯武之所以服之者服之而欲以秦楚之所以服之者服之以力制之以智勝之不知已巧其計彼亦巧其計已強其兵彼亦強其兵所謂我能往彼能往者而轉輾相克莫之能一故

齊以千里而畏入楚以七百里而為讎人役蓋秦楚
之所以服之者以力而不以心湯武之所以服之者
以心而不以力故天下一有能服其心則不折一矢
不遺一鏃而寸挺之微一撻之輕可以制之也何也
法之所制者雖嚴而法弊而民叛德之所被者雖緩
而德渝而民思七十子之服孔子非有所利也非有
所求也而心誠服之如子弟之捍父兄一體相持腹
心相託苟天下之民其服之如此則彼力不贍而為
法所毆而姑服之者其轉而服此特一及掌之易耳
而之所以服之者自養生喪死之始至於申以孝弟

之終其事易莫難為者矣特患世主之不行耳而
後世或謂由仁義則其政雖安其勢必弱由威力則
其法雖嚴其勢必強是不然譬之人膚革充盛膂力
壯健者不能慎生而必致夭其肢體悞弱不及中人
者或能保期頤之壽若告之曰壯健而夭耶悞弱而
壽耶則其舍彼而取此明矣國家之勢亦如此况明
其紀綱正其賞罰則其勢不弱而所謂仁義亦非姑
息之謂乎而患其勢之弱者特後人之弊耳若患其
弊之弱而廢其始之仁則是因噎而廢食之說也共
言其弊則心服者其勢必弱力服者其心必離其心

一離則不可復收其勢漸弱則猶可持久周之衰尾
 大不掉而尚能保歷年七百之久秦之盛蠶食六國
 而遂亡於一夫作難之隙其效不亦懸乎舊稿此下有由是觀
 之吾國肇基於春秋之初以來中國之主姓統屢遷
 存亡不常不知其幾世而皇統綿延一姓相承以到
 于今其豈偶然而然哉蓋先王之德澤涵濡萬物上
 下一體誠意交孚而其禮樂制度倫周伍漢固結於
 民心久而不忘之所致也孟子之言於是乎驗矣仁
 義之效不遠且大乎百十一字亦筌去 甲戌十二月日

吾日三省全章義

凡事近則必實恒則必微離倫彝之間而誦高遠之
 言者必不實也銳且夕之精而忽終身之任者必不
 微也求道在通人而有恒則事雖簡而必驗質雖卑

而必進曾子之質夫子嘗稱其魯曾子之守孟子亦
 言其約而至其發揮一貫之旨者則不他讓焉夫以
 其質之魯而至於傳其道之蘊則其平生日用之間
 講求脩為之方其宜有卓犖奇偉大異於眾者而其
 一日所務不過三省三省之事忠信傳習身不亦至
 簡乎而其遂得傳道者何也蓋為人或薄而為己必
 厚人之同情也曾子每日三省其為人所謀者必以
 實焉如謀己事乎否則其遇入之道盡矣行則未實
 而言或盡實者亦人之通患也省其與朋友所言者
 口之所出如心之所思而不違乎否則其慎己之道

至矣人之在世交久與脩己耳其待人之誠既至慎己之道亦盡則四海雖廣待之有餘億兆雖衆遇之不遺他日發揮夫子之旨則曰忠恕而已矣忠則盡己恕則付人其旨實相符不特學者之所當務而上之待下下之事上亦不外此可謂盡矣而亦必以傳不習乎者何哉蓋所傳于師者雖悅而所習于身者未熟則徒傳焉耳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至懇至切而人之所以聽之者忽焉藐焉法語雖從而不改焉巽與雖說而不繹焉故忠雖盡矣信雖盡矣徒見之而不身之焉則雖傳而非教故以習為先務此所以繼

之也夫此三者本淺近之事而無甚高難勉者然道外無人人外無道聖人之教千語萬言莫非盡人倫之道而充仁義之良殊塗而同軌一致而百慮曾子之言其近莫近於此而其實莫實於此而子生每日三次以此三者鍊動警惕勸磨淬自律其身則日復一日終身如此其恒而不息亦孰過焉曾子之學得其極而道得其宗者其以此歟又嘗曰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記禮者亦載其言曰得正而斃焉斯已也其孜孜汲汲如恐弗及之意可見矣是知學者脩身之法盡於此而夫世之談高騖遠者之不可為道

而乍作乍輟者之不可有成也如此而夫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四而與曾子之所省如異者何哉蓋不然夫子之所云忠信即固曾子之所謂忠信其所謂文者即博學審問之謂而曾子之所謂傳習者也其所謂行者即慎思篤行之謂而曾子之所謂習者也彼始以文行此終以傳習其言雖異而其旨實相表裏曾子之言切矣而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者周公也而曾子終日所省者唯三次而已則其用功或似疎乎曰否蓋學有存養有省察存養如魚之遊淵草之就糞日月之長養萬物自壯

至老自晨至晡不可暫無也如舜之孳孳周公之繼日存之養之不忘于心也省察者如馬之受鞭睡之忽覺風雨之時潤草木長途一策永日一覺不可常有也若以省察常切於己則如樹之屢移馬之屢策心思煩燥工夫局促而良心之美恐難長養如曾子之省一日之間必三之終身不渝不亦切矣乎

甲戌十二月

我善養吾二句義

知言養氣二者吾得大賢不動心之本矣夫言在乎人而氣充乎中己之鑒衡無少爽而性之克養極其盛焉則古今無難稱之理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

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嘗謂天下之言無窮而邪正淆醇疵雜苟無裁之則藏薰蕕于一器涿未紫于同裳真真偽偽恐難別白善知焉則其也直其也曲善幾則有非幾則有瞭然若披纖翳于昊蒼其如此也蔽陷冒道於離窮波淫先覺於邪道夫也多言知其非焉不以言而舉也夫人不言知其善焉不以言而廢也瞭眊之符眸子弗揜由為之判觀察焉度古今豈有理之難辨者哉又謂一身之氣有限而動靜異壯老別內苟無充之則致失聲於破釜駭熱中於巍然言言語語必致羞縮善養焉則其當辭其

當受生乎以之死乎以之決然若就飲食於飢渴其如此也斧鉞就安於康莊華袞同想於樊縷與鹿豕居吾將終焉不以窮而損也衿衣而琴吾固在焉不以達而增也內省不疚焉有憂懼自反而縮厥樂莫大天下豈有事之難處者哉蓋言之所湊于己者無窮而知則有窮氣之所充于體者有限而養則無限而世之研理窮義一草一木之微察焉不遺非以此為知也檻羊圈鹿一動一靜之頃制而不放非以此為養也一善之微服膺不怠漸靡積畜爰有成功是集義之效夫豈可襲而取也哉而知言之本立矣天

下正位合而有助實執固守始為一體是配義之功
 夫豈可餒而乏也哉而養氣之源盛矣故天地雖大
 充塞無間聖人雖作先後一揆今夫辨言乎平居無
 事之時則辨而繁言狎至則惑也者足與言知乎哉
 持氣乎間暇無虞之時則安而大任忽臨則惶也者
 足與言養乎哉無其本也故夫子曰知者不惑仁者
 不憂勇者不懼其道一致不謀而同符可謂切矣

巧言令色一章義

聖人惡致飾乎外者而深斷其為不仁也夫仁實德
 也而德之著乎外者莫言貌若也彼小人者於是亦

致其粉澤以媚於人則其心之狡譎狙詐何所不至
 盖有君子之德斯有君子之言貌有小人之德斯有
 小人之言貌在乎務其實而已耳吾想聖人之觀人
 也就外之言貌而內之忠邪淑慝固道其情則夫以
 為欺人者固不能窺其門遠不仁也聖人之律已也
 視人之曲直而心之警戒脩為不息其誠則夫以偽
 飾人者亦不少萌其心慎不仁也夫子之意其在乎
 此然辨事物之說者曰言待君子之側者有色言之與
 色豈為可無之物也哉稱德儀之善者為令謂射御
 之能者為巧巧之與令豈為不美之稱也哉而必曰

巧言令色鮮矣仁者何也夫子意者曰言達焉已耳
 要在乎直言之聽否在乎人焉可巧之以干人哉彼
 小人者欲寵乎其君重乎其世焉則必料沉默寡言
 之艱於進乃喋喋然鼓如簧之舌弄如簧之言百方
 容悅遷就是非以市其奸使人悅聽目之為巧也色
 莊焉已耳或時乎和色之溫厲在乎已焉可令之以
 取人哉彼小人者欲厚乎其利廣乎其聞焉則必揣
 莊顏正色之忤於世乃閤閤然逞脂韋之態獻脅肩
 之諂便佞側媚界詘奉承以投其好使人親狎謂之
 為令也而必斷其為不仁者何歟蓋是非之良人必

具之豈曰小人無之乎彼口是而心非面從而後言
 視其實心將何所有哉好惡之心人必有之豈曰小
 人無之乎彼陽譽而陰擠外親而內讐顧其實情將
 何所存哉其曰不仁不亦宜乎故詩垂顏厚之訓書
 載孔壬之畏其亦可懼而可慎也
 三月 乙亥

以天下與二句義
 聖人憂天下之心恒切于得賢也蓋事有難易而物
 無小大今一物之微既為己有尚且愛惜焉况天下
 之富乎其易之者較諸得賢之難而可睹已豈彼異
 端之徒所能知也哉孟子料其心謂天下之大也承

之祖考傳之後昆宗廟社稷之寄大寶歷服之託賢者念創造之艱而欲繩其武愚者利幅員之饒而欲保其富其事固重矣一旦舉而與之於人孰以為易邪否也天之立君司牧斯民官之家之隨天眷之所在于傳賢傳任帝心之所簡視如傳舍棄如敝蹤其以為難者世俗慕富之見焉耳四海之廣也總以岳牧承以師長布衣韋帶之賤市井草莽之微出者致匪躬之節而欲展其畧處者樂畎畝之道而欲脩其獨其人固夥矣多年選而舉之於衆孰以為難邪否也君之讓位也託屬斯民方命庸命在疇咨之列否

德玄德升師錫之齒謹其登庸考其政績其以為易者世俗簡賢之識焉耳天祿之所在成者退而繼者進視為四序之代謝豈有貪慕顧惜之念帝臣之不蔽選乎衆而舉乎仁託為黎獻之司命豈有輕忽慢易之心何者四海之困窮望澤於我者遍於區內苟欲人人而惠鮮之則大聖猶病焉舉一人而億兆風動者得其人也分人以財之惠於是乎見施之狹也九有之頑嚚待教於我者滿於域中苟欲戶戶而提告之則大聖不能焉立一人而九服承式者得其人也教人以善之忠於是乎見化之淺也然雖欲得其

人託之蒼生而賢者不多生曠代而僅有聖人不世出千載而不遇聖人欲為天下得人而憂其難也不亦宜乎人各有憂憂天下者固不能憂百畝之不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乙亥四月

參乎吾道一節義

明聖道之至約所以示道之在于至近也蓋當時承夫子之教者及門三千達者七十皆莫不欲以脩身崇德行聖人之道而安天下澤後世也然教之所施雖無所異而性之所受則各得其近故或聞其文章而不知性天之言也或本之則無而尤詳洒掃之儀

也唯知務力於多而不知其本立之在一也其踐履萬實躬行誠切能承當聖人之道者曾子其人乎故夫子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近取諸身心之不可不存性之不可不養其目之多豈止一二苟欲事事而正之則吾恐事異而道窮唯聖人不息之誠有以宰之遠取諸天下民之不可不治國之不可不安其事之繁不啻千百苟欲人人而應之則吾恐人殊而道屈唯聖人無窮之仁有以化之居簡以御煩所應之境殊塗而同歸秉一以制萬所遇之變一致而百慮事君之忠則固此德耳使臣之禮則亦此德

耳聖人本無異德在上不驕則固此道耳為下不信則亦此道耳聖人本無異道也聖聖相語默契其旨覺之之明而應之之速直對曰唯則其教之不虛哉而其受之為至決尤可見矣至其對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則其體察之審而故幾之當也吾想天下之人所以交我者雖多而人之所欲盡者吾亦欲盡之吾以一忠主之足矣謀人之事不如謀己內外不一陰陽異術非忠也又想天下之人所以交之者雖衆而人之所不欲者吾欲勿施之吾以一恕待之足矣付人之心不得如己爾汝藩籬恬不掛念非恕也蓋聖

人之所告曾子者明求道之不在多曾子之所告門人者明道之在至近後之說者以理一分殊說一貫或以忠恕為借學者之目皆非孔曾之本旨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其此之謂乎

乙亥五月

人之患在全章義

好為人之模範無欲進於道之誠也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可好而為之乎哉古之聖人競競業業不自滿假而芻蕘之智狂夫之言尚且詢而擇焉可自我好為人之師也哉好為人師則耻下問棄衆善自畫不進自廢不行噫夫學將以美身也非為人

得於己者有餘而人之不足者來資於此則吾不得
已而應之尚且謙抑降挹如恐不能為可以己之未
足者強於人之不求而教之乎哉孟子患之意以謂
世之好名者欲釣譽也則修之邊幅誇之瞻博亢然
負能乎稠人廣坐之中而妄自尊大擁護其短於是
好師之心生君子不求名况好為人師乎世之好利
者欲志穀也則別開門戶特植旗幟傲然稱雄乎曠
眊愚瞽之間而妄自尊大擁護其短於是好師之念
熟君子不求利况好為人師乎且天下之善無限而
吾為之極焉吾善未至則吾何以倡率天下之人天

下之惡亦無限而吾為之輻焉吾惡未除則吾何以
糾督天下之人甚乎師道之難也鏃羽之任由乎已
從之者唯吾是從導之於善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可未至而好而為之哉叩鐘之應在乎已問之者唯
吾是聽誘之於繆則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可未至而
好而為之乎哉童蒙求我非求童蒙君子之教人任
人之自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君子之育眾從眾之
自來何也苟有欲進之志則雖學窮天人之秘智洞
幽明之故而尚自視歛然無好為師之心也故不耻
下問夫子以此稱孔文子之文則好為人師豈賢者

之所欲乎乙亥六月

君子博學全章義

君子之求道性學交致其功矣蓋所謂道者何也外則治人內則修己不過仁義忠信故君子之求之也索之於文以博其見聞酌之於禮以約其修為則知也行也極高明廣大之至而誠焉明焉有參前倚衡之效否則或流于泛或傷于隘其畔道也遠矣夫子之意以為覆幬照臨之察乎上持載版籍之固乎下聖賢遺言古今治蹟人物臧否風俗淵慝凡微之方策以驗往事者皆文也道於是乎寓焉苟欲求道而

不遐稽逖覽索之於此則守雖約然固陋拘虛不足觀也博其可少乎威儀等差之列乎外族屬親疎之秩乎內圈豚磬折拜揖啓跪喪紀有節冠昏有時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凡收之規矩以防非僻者皆禮也道於是乎凝焉苟欲致道而不戰兢臨履謹之於此則文雖博而泛濫浩汗殊無其要也約其可易乎然世之務博者欲一草木一鱗毛之微畢通其理識而不遺君子之道多乎哉提其綱而舉其要皆以資聰明拓智慮非徒窮百凡無益之事以費精力也世之志約者欲一舉足一動手之頃皆履準繩無毫瑕類

君子之學固乎哉大其器而充其量皆以敦彞倫弼
 治功不專拘一定不易之法以泥跡迹也吾想彼居
 通都大邑以觀天下之風者其知雖廣而其守必薄
 非文勝之史乎故既博矣而抹之以約也或惡其流
 之史而不博於文者懲羨而吹蓋之弊卒陷於禪莊
 絕學之陋又想彼生寒鄉陋邦而昧大方之觀者其
 行雖篤而其識必偏非質勝之野乎故既約矣而弘
 之以博也或嫌其流之野而不約於禮者買擯而還
 珠之習必入於徐庾浮華之流君子之學兩者兼該
 其不畔道也宜矣故他日夫子之教顏子治國也則

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非博之
 耶其答問仁也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非約之耶以此求道何畔之有乙亥七月

孔子之謂一節義

聖智共盡所以拔萃而成其大也夫聖人人倫之極
 也孟子以伊尹夷惠與夫子同俱謂之聖今觀其所
 成雖或和或清不能無偏而語其所成則各極其至
 不可以復有加焉者也就其中仕止久速唯得其時
 覆幬持載以譬其大者其唯孔子乎今就樂而明之
 方其未作也笙鏞陳于戚列舞佾各立其綴兆是時

也非擊鐃鐘以宣其聲洪殺清濁以極其變其何以開
 衆樂之端翕然始之條理乎及其將闋也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退旅以收其復亂是時也非擊特磬以收
 其韻清越和平以成其章其何以收衆樂之節而訖
 然終之條理乎是金石二者衆音之緼紀而非絲竹
 匏木之可比也夫子之聖亦由此蓋清也和也任也
 三子之所至各到其極則固終條理之玉振而語其
 始條理之智則夫子之所全三子蓋弗及也譬諸絲
 竹匏木之各專其一音而不足以成大樂之一終也
 任也止也久也速也夫子之所行各當其可則固始

條理之智而語其終條理之聖則三子之所能夫子
 亦集之也譬諸翕純皦繹之全其終始而足以集衆
 樂之大成也天篤生孔子豈無意乎堯舜之聖唯天
 為大見其當祖述而祖述之非賢於堯舜而能之乎
 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見其當憲章而憲章之非賢於
 文武而克然乎其聖於三子不亦宜乎自百世之後
 差百世之王所願獨學孔子乎乙夾 八月

篤信好學二句義

夫人之所以優入于聖域者學與守也夫道之無外
 建諸天地徵諸庶民行乎君臣父子之間寓乎飲食

起居之中孰得而外之哉蚩蚩之氓日用而不知聖人特使之由此耳其間苟有學識篤實操守堅固者則道以此而昭焉倫以此而叙焉况仁義之端固有乎我苟有知者其可不盡所以為入之道也邪欲盡所以為入之道非學與守其得能造哉然見世之為學者如存如亡乍作乍輟為聲色貨利所誘為邪岐旁蹊所阻既不可謂之好尚何望其信哉况於篤信也哉又見世之志道者旋進旋退或勤或惰為父兄鄉族所羈為死生禍福所迫既不足以善道尚何望其守哉况於守死也哉其亦可惜也夫欲善道者知

道之不可以已而心實安之如居之求安勞之求逸死生不足以二其心則其守死也不難矣真好學者知道之不可以加而心誠樂之如目之好色口之好味富貴不足以移其嗜則其篤信也亦宜矣且夫敦典之外無可信之道若夫奇邪之教毀倫之術信之雖篤不足謂道也明倫之外無可好之學若夫記聞之務章句之習好之雖至不足為學也汲汲矻矻篤信之志不可以緩焉凜凜冽冽守死之節不可以變焉脩道之士其亦知所從可矣

天下之善士二句義

乙亥九月

夫友之優於衆則善之優也夫鄉鄰之相扶持僂輩之相追隨孰非吾之友乎哉然持己而不相從有挾而不相下面交而心不孚貌敬而內相輕豈可謂之友乎友也者友其德也德相若則有友矣故非其藻鑑之精銓擇之審則不能知其德而友之焉所友非其友而狎侮之友親焉非有含弘之量包容之器則不能資其善而友之焉所友必合己而責善之友遠焉其何以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哉今夫一鄉之中上有大夫下有民人一鄉之所推以為善士者必善蓋一鄉者也而能得友之者亦必善蓋一鄉者而後

能之也一國之中上有邦君下有士庶一國之所推以為善士者必善蓋一國者也而能得友之者亦必善蓋一國者而後能之也推之於天下之大方分類聚之中賢者比肩能者接踵而特秀乎衆者以一身之出處卜天下之安危而後已得為天下之善士氣求聲應之際志趣相符交契相投以一世之英雄遇千歲之知己而後已得友天下之善士隨其所居之高下而所交之大小從而可知矣殷之亡也抱祭器者存祀陳鴻範者傳道而相與避于殷周之興也任燮伐者鷹揚餓首陽者退處而相共歸于周已之德

未異於衆而欲得異於衆者而友之其可得乎要在乎脩己也耳

乙亥十月朔

子在川上全章義

聖人喻進學之不已而寓歎于水焉夫水活物也而有本清濁淺深甘苦緩急其狀雖異而其流而就下則一故混混滔滔未嘗止息能成其大能就其深而其量不可言也當時夫子之在世轍環天下大而江河小而洙泗皆親目擊而必觀焉其在川上乃其時也而以為學者或作或輟有始無卒欲以此至乎道也難矣故曰逝者如斯其意微矣其曰逝者則戒不

逝者之不可有成也夫天人一道而天行之健君子則之以自強何者天運之流行也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孰為之宰哉一氣之元即其不息之源而生長收藏不傳其運行若求之于無聲無臭之極則虛見耳矣人道之東爨也惻隱為仁羞惡為義而五典敦焉萬善出焉是何為之主哉一性之善即其無息之本也而仁義禮智不急其擴充也若索之于無善無惡之先則迂論耳矣然天則無為而不息人則自棄而不進遂致天人之不一而人不及天水則萬古滔滔逝而不合所以取喻于水

而曰不舍晝夜也今觀水之為物也源一發焉而周
流縈迴曲折萬變不疾不遲盈科而進其進雖至微
而日而不停故能放乎四海雖渺漫溟洋一矚千里
不盈不涸滔天而大然原其始基乎一源耳豈有其
他乎故聖人之論道陰陽以上無說之可容乃統乎
一元仁義以外無言之可加乃統乎一善乃道之有
源故時出之而無已若夫以水之周流為觀道體本
然之妙者非聖人之意也乙亥十月胡
有天爵者全章義
爵有天之異而君子專修其天者焉蓋聖人之治

天下也廣立衆材以經理其事拔賢而德者擢後而
秀者貴之富之是爵之所由而作也故脩其天者則
其人者不期而至何後世之與此相悖也耶世徒知
上焉而諸侯下焉而大夫之為可貴而不知仁義忠
信備於己之軍為可貴在下之賢其何由而進乎已
亦徒知口焉而膏梁身焉而文繡之為可希而不知
令聞廣譽施乎身之軍為可希在我之實其豈得盡
乎古之聖人授其爵之人者則所以待爵之天者也
苟其爵之天者至則爵之人者從焉故授之得其人
受之應其才今之君子欲得爵之人者姑且脩爵之

天者也假令爵之人者至則爵之天者棄焉故脩之
非其誠得之非其命况爵之人者求之在人得之有
命雖求而得之無益乎已唯高其位耳唯豐其祿耳
何強求也爵之天者求之在我得之在已苟求而得
之有益乎身可以齊其家焉可以治其國焉何不求
也良貴之實人人固有自不知貴唯外是務可憫也
夫
乙亥十月
二月

甲戌之秋家嚴創月課程文社令諸生述經
義間月用語孟題始令眾刪定後先生躬改
潤予因閱明清試牘皆起頭安二句為破題

暗說一篇之大意句末必用矣也焉等字以
蓋或夫字起中專比對八股初不諳其式多
不得體後粗摸其格為破承比對比讀朱子
貢舉私議其時已爾力辨其非比之文字妖
中之妖經學賊中之賊欲務發揮本旨不拘
舊套因此後不必拘程墨式或述管見但破
承一篇之總括故每道必安之于首且看明
文說理虛遠詞尤奇險清文論說予談或傷
瑣績或失暗澁多不成體今務直述不必拘
式丙子中秋後一日

先進之於全章義

聖人之於禮樂也抑彌文而從淳朴焉夫大而天下小而一身禮樂不可湏臾離焉而禮主其序樂主其和乃天之經而地之義也故先王治定功成因時制宜各有一代之制作夏后氏之忠殷人之質周監於此郁郁其文自宗廟朝廷軍旅巡狩以至庠序并邑旂常輿服之儀各有其節方文武成康之時粲然大備彬彬可見奢不可踰儉不為陋及其衰也則諸侯而請隧大夫而曲縣旅秦雍徹朱絃鏤篋淫慝僭濫無所不至夫禮所以別尊卑樂所以和上下下而僭

上臣而逼君豈得和與序耶但時人仍習之久不悟其非視之先進之士則又甚文矣今夫仕而在上者威儀便習言辭軟熟世之所謂君子也今之禮樂校之於古則彌文猶君子也其宜從之而聖人不與者以其文滅質無實而徒文也賤而在下者舉止粗卒風神朴陋世之所謂野人也古之禮樂視之於今則尚簡猶野人也其宜鄙之而聖人從之者以其質勝文務實而尚真也疏家以為夫子論其弟子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謂襄昭之時後進謂定哀之時然不如後儒所謂先進後進就周初與當時而言耳不可

以襄昭定哀限也且泛論世俗風氣云爾非論門弟子也蘓氏以為先進以禮樂者君子也後進以禮樂者野人也引伊尹管仲商鞅為說其說雖非無可觀者而本文非有此意也闕之可矣

丙子二月十一日

好善優於一句義

好懿之極天下不足舉也夫天下大器也其舉之者其宜強幹足賴智計足裁聞識足證者而可以堪之而孟子取之者乃不在乎此而在乎彼何者小智倖戾之人欲使善必出於己而不肯取人之善然天下之務無限而一人之力有限欲以有限之強而擔當

無限之務其必敗闕天下之政無強而一人之智有強欲以有強之智而裁制無強之政其必迷謬天下之故難應而一人之識易窮欲以易窮之識而難應之故其必遺漏此其強智聞識之所以不足恃而唯一好善之為優也蓋雖使善不出於我而吾能取之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也譬則雖射不穿札然能使能者致其能則天下之強歸乎我否則衡石程書而政則荒矣雖使善出于人而吾能容之則天下之善亦皆我之善也譬則雖目不知書然能使智者致其智則天下之智歸于我否則衛士傳餐而事則隨

矣夫善者貫徹古今充塞宇宙莫非此道也非惟我
 有之人亦_レ有之豈可_レ使之必出於一己也哉其使之
 出於一己者不好善者也其苟好之則如饑者之欲
 食必得而已如貪者之欲貨必積不_レ亡豈暇乎間人
 已哉蓋事欲要而不欲詳脩身亦然天地之性人為
 貴而性則善故好善則百體從令衆善兼舉而雖不
 事事而察之念念而省之而能達天德優于聖域其
 不知此者功夫煩數脩為局促其工似詳而其效反
 疎此好善之所以為要而雖任天下而綽有餘裕也
 非禮勿言一句義

丙子三月朔日

慎於言而裁於禮所以養乎其中也蓋人之為人目
 視耳聽口言體動而聖人無一不致慎焉而非禮之
 色非禮之聲則在外而不常見聞至於非禮之動則
 少知學聞道者不忍居然而為之唯非禮之言則於
 學者多易發焉而其心自以為苟內無偽則外雖有
 非禮之言而不覺也殊不知其始也雖發於外然
 及其既久也則薰習漸滌內與外俱併與視聽動作
 而陷于非禮聖人以四者等而列之本無輕重而今
 於學者之身則尤為切近夫以言非禮為無害於為
 君子耶則無往而不發可也雖不慎言之人遇于交

界幼則苟蒞焉對德齒爵祿則必歛焉其心以此為不善其可蒞之乎口也哉若夫德器偏小矜持甚過偏嚴其言雖口無可擇者然小人之務外者而非君子之克己者固在所不論然人有上下則學有淺深顏子有顏子之學學者有學者之學顏子之聰明智至仁熟而聖人乃以四勿言為告今學者智未至行未熟欲遽無四者其猶使蚊負山而不堪其任奚得乎其必忠以盡己恕以待物真積力久尊聞行知則自造于聖域而無非禮之言是夫子之所以教也人之有欲猶草之有萌欲其不滋蔓而無可絕之理

慎言君子其亦知所從而可矣丙子四月

人之所不全章義

夫道本於知能之良則仁義可為矣夫世之自安於暴棄者不知吾性之良者也本然固有之善不繫乎修為不出乎矯揉乃有諸其身何弗思之甚也自其貴於己者而言則曰良貴而非晉楚之富爵秩之榮可比其尊而作聖之基乃在乎茲自其存乎中者而稱則曰良心而非納交之念要譽之意或預其間而愛物之誠乃根乎心今夫通幽明之故察今古之變識道窮理剗劇解紛者人之知也是豈所不慮而能

然乎哉必也稽諸典故驗諸傳聞不可以謂知之良者也且夫御億兆之衆踏白刃之危竭忠致節履禮游藝者人之能也亦豈所不學而能到乎哉必也得諸實造試諸艱難不可以謂能之良者也乃其孩提之始未勞人之指示鄉導而見其父母眷戀孺慕真機自呈夫豈假乎外耶斯不忍之心根乎中者而惻隱之發也迨乎稍長之後亦不待人之教戒而對其長上遜讓卑巽節文自辨亦豈賴乎人耶斯不為之心萌乎中者而恭敬之動也此乃性之善也而所謂仁者非他自親親而推則老老幼幼愛物澤民自親

及疎無毫收克愛及於其所不愛而達於天下則仁大矣所謂義者非他自敬兄而克則長上上度物制宜自內至外無少陵犯敬至於其所不敬而達於天下則義立矣人人各具其良而不能達之於物何哉丙子五月朔日

吾黨有直全章義

天倫之篤以隱為直焉夫人之生也直其宜是以為是而非以為非不可有所隱也而物有輕重親疎之等則亦不可槩而施之於是乎不直以為直而直在其中矣自學之不明也或徑而傷情或曲而黨惡聖人

以道折衷其權衡精矣葉公以為羊微物也因來而
 攘之自常情觀之其事固微矣彼直躬者不肯因其
 微而忽焉不肯以其來而怒焉則物之大於羊而情
 之出於故者不敢少回護可知已不亦直乎父至親
 也不應而證之自人情斷之其意固薄矣彼直躬者
 不肯以至親而怒焉亦必因其事而證焉則其人之
 踈於親而迹之不待證者亦不敢少掩避可知已不
 亦直乎夫子以為不然直之行乎天倫之間與行乎
 衆人之間者異矣是耶是之非耶非之無所組織調
 停施之于衆則直矣用之于親則否適以傷恩虧義

固不可為也善也暴之過也掩之必務回避保護用
 之于已則飾矣用之于親則否所以全息敦倫而不
 可失也吾想待人有二公道伸于外則直以為直矣
 君也而遂其非友也而黨其惡則不直也義之所裁
 不可曲也私恩全于內則不直以為直矣父也而證
 其過子也而揚其非則不直矣息之所掩不可徑也
 何也自屬毛離裏已來資嚴則父也資愛則父也而
 顧復之恩罔極其有過也隨而證之其不情也所以
 為不孝也而為之隱諱不言而天暴之結有以彌固
 也自寢牀弄璋已來左提則子也右挈則子也而繼

述之權有託其有過也隨而證之其不仁也所以為
不慈也而為之周旋不揚而骨肉之愛有以彌厚也
直於是乎行矣不裁以聖道而自用其智直情徑行
此直躬者之所以不得為直而不容於聖門也而學
之不可不尚也可見矣何葉公之不達也丙子六月朔

盡信書則一句義

不盡信書乃所以信書也夫道之浩浩無所持循而
有聖人者出指其歸宿以遺之于經詔之于後皆精
神命脉之所寓天常民彝之所關不可不尊信奉承
以明其道淑其身也何也人不可以不盡為入之道

而所以為入之道則具乎書夫欲盡所以為入之道
而不由書其能得之乎然不稽之于道唯書是信則
執過甚之說而為必然之事拘傳會之難而為的實
之言其不為書所誤者幾希予謂三代道隆聖王首
出之時其一法一則宜為萬世法程而不可違焉而
其記者非皆聖人之徒其載者非皆後世之宜或有
誇大之辭或有時尚之異故不難虛實不覈是非繁
而信之則瞶叟北面迷齊東之野語周無遺民致雲
漢之害意及後世道湮邪說舛馳之際其一言一行
不可不裁諸往聖遺訓也而其繼而述之者或牽旁

蹊之迷其翼而言之者或襍己見之私或倡駕虛之
 說或肆鑿空之辨故不校邪正不辨得失泥而信之
 則帝典曰若迷秦公之萬言鴻範敷言迷漢儒之五
 行有尊聖之名而無尊聖之實有信書之文而無信
 書之實彼冥行妄作之不知尊聖與輕猥小慧之不
 肯尊聖固不足論其稱焉信焉者亦不免隨與良之
 弊而鮮有能信也今夫雖不經之書非聖之典踰為
 聖經暴之于眾則當體認玩察辨究是正裁之于道
 以審其合乎否反之于身以驗其有得乎否而後敢
 信而顧乃委曲調停一意硬執雖有深弊鉅患不肯

舍其舊以就是雖有巧譬善導不肯棄其故以從正
 焉書固不可容疑而裁之乎道而不合反之乎身而
 不安豈可阿而徇之哉蓋暗昧者不喜剖折而好仍
 舊異懦者不肯辨究而懷畏屈遂致玉石混淆薰蕕
 同器而道遂不明乎天下也然己之權度未審遽欲
 取捨之則恐不待低昂之定而致取捨之偏其以為
 是者或非而錯謬糾戾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欲求其
 正莫若就有道而求之欲求有道則莫若折衷乎聖
 人欲知聖人則建諸天地而觀其不謬徵諸庶民而
 察其信從而後知斯道即天下至正之道斯書即天

下至當之書斯人即天下至善之人而始不為衆言
淆亂之所惑也苟為不然則雖小技曲藝之末其吐
一言遺一書皆積思覃慮之所得豈無一二之可觀
哉要在乎識其大體而裁乎道也耳故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丙子七月

君子上達全章義

人之為品材異則所達亦異要在於自慎之也夫人
固不相遠耳目口鼻固相若心思知慮亦相若大凡
觀其為人也氣質重厚器宇恢曠者其宜在人之上
而作色率下此之謂君子或雖不持在上之權苟有

其德也則亦稱君子也其為人也風神猥陋氣貌瑣
細者其宜處人之下而俛伏奉命此之謂小人或雖
值得時之遇苟無有其材也則亦名小人也其自性
之不相遠而物之相若也而有如此之異者何哉人
性之懿雖固因教之功可使化惡為善矯枉為直而
亦其性稟之差不能無少異故君子固有君子之資
而雖不待學而亦不至於為大惡顯過而且其所習
者正事所聞者正言而其所通者自此而推故君子
之所達日極乎其上也而修己治人之方應物接事之
委莫所不造其精微焉小人亦有小人之質而不經

甄陶則不免於陷嚴刑慘戮而且其所好者未技所
 資者小慧其所得者自此而分故小人之所達日淪
 乎其下而欺譎諛諛之巧淫濫狎侮之態莫所不悉
 其委曲焉何者道隨材而長方因智而精性善變者
 之通變也所好者厚所通者速矣性善算者之精算
 也所窮者微所拆者妙矣其術之成莫不皆然然君
 子不可恃其有君子之質而驕亢壞墮怠於自修小
 人不可諉其有小人之質而偷安苟且墮于自棄蓋
 君子有下達之懼而小人有上達之望此聖人所以
 每對舉也或以天與人判其上下亦失乎泛不可不

辨丙子
 八月

舜其大知全章義

舜之所以為聖者在於取衆善而不忽近也甚矣善
 之不可尊也善道渾淪通貫人已故吾無獨得之理
 而衆有相資之益欲使其必出乎獨亦過矣舜之知
 於此乎大矣人之稽舜以為師錫於異位之日必有
 獨得之智克諧於頑嚚之際必有自尊之謀而其所
 以為大知者乃不在於此人之恒情雖致詢于大疑
 之日而含己從人衆之所取也舜則及清問於下民
 之賤而不以既解而易之也世之所患雖注意乎嘉

猷之進而淺近之言衆之所易也舜則致審察乎狂夫之愚而不以其疎而棄之也雖其資善之弘而從人之薦至誠之機固無息尚恐其待衆之薄而告己之隘有極之會或不博於是乎言苟善邪播揚不釋以彰其美不掩善之出於人而虛懷以來樂告之言言苟惡邪蔽匿不露以護其短不宣惡之出於人而含垢以納庶言之衆善既舉焉惡既措焉衆論不同之致有以博察其輕重之萬變其當重也其當輕也群議旁資之後有以固執其時措之一中盖人君之心善之出於下而智者取事之問於人而舜則不然此

其所以為大知乎 丙子九月二日

斯民三代全章義

聖人恒以直待人而明俗之可復三代也夫道之廣大既不以古今而異性之至善亦不以聖凡而別何古之聖哲多而今之寡耶於是乎企望隆古翹跂過當鄙薄今世賤耳不屑好惡之情不公而是非之實始固故其於當世之人苟有惡也糾察傷刺或失其實苟有善也誇獎過情或溢其實夫子非之若曰吾於人之善也面而斥焉則所以使人改其惡陰而辨焉則所以使衆懲其惡予之晝寢嘗有朽木之誅壞

之夷俟復有杖胫之訓皆斥其實迹而諭之耳豈有肆為誣謗稱過其實也哉又於其惡也陽而揚焉則所以使人長其善陰而獎焉則所以使人思之齊回之屢空既有庶幾之褒賜之言詩更發起予之歎然就其實事而勸之耳豈有枉為許可言浮其實也哉蓋其無作好惡之所致而光明正大周而不比然其善善長而惡惡短致重乎功疑而施輕乎罪疑故雖包藏禍心漸不可長而未有惡狀之可顯言則不茲摘隱伏預詆當來未有之惡以杜其遷善之塗而固遂非之念苟值苗而將秀後生可畏則雖無善績之

可必紀而必縱吏稱獎逆褒來日將然之善以勸其立志之確而望其有造之期其所以如此者何哉理義之悅人心固無有今古之異而風俗之移視聽遂致醇漓之變今世之望當世之人待之過輕責之過刻以為盡易今世之人而後始可言三代之治也蓋不然君得其道則賞罰明禮樂隆是非公而直道行乎其間也上失其道則賞罰不中禮樂不正是非不公直道昧乎天下也今日之民世之以為邪為薄而輕待之者固三代時雍於變之民也顧在所以左右之者如何耳然則咎不在下而在乎上何毀譽之有

而不可復隆古之治哉十月

不嗜殺人一句義

能一天下者必好生之德洽也夫土地所以養久也
戰爭所以安民也皆所以愛養教育斯民而不可已
獨專之徇其私欲肆為斷喪也世降戰國世主昧乎
斯義各土其土各民其民爭其溝封貪其吞噬以所
以安民之具而危其民以所以養民之物而殺其民
仁義不施功利競興刈如草菅民不堪命也孟子之
所以喻之者至矣方此時也六國之主其心莫不欲
招八州而朝同列而至其所以為計者專務戰勝攻

取之策強弱相制計謀相傾棄其所以從者而取其
所以不從者務其所以叛者而忘其所以不叛者唯
利近規而不圖遠大所以叛者戰勝攻取之策是也
所以從者不嗜殺人之說是也孟子為此丁寧反復
曉譬諄悉耳提面命不能自己而時君視以為迂其
不能一之也宜矣何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
德曰好生故王者神武不殺洽乎民心上一體交
孚固結而泰山之安不可移也蓋天下之心一也已
欲安則人亦欲安已惡危則人亦惡危而欲惡之甚
至於生死而極矣而其體而察之者莫父母若今夫

王者以民之父母，而以其所甚惡者，驅使之草薶禽，
獮不少，加恤悖天地生生之德，戾億兆好生之心，亦
大矣。不知天下一人之積也，得一人之心，則得天下
之心，得天下之心，則天下無敵。此言也。孟子雖為兵
戮之而推而言之，則後世刑罔之煩，密賦歛之刻，薄
使人失其所者，皆此之類也。何世主不達之甚耶。
齊景公有馬千駟，全章義。

善之稱乎久遠，非係乎窮通也。夫人之智慮，膚淺不
知修道上焉者，狃乎安富之榮，而盤樂之從下焉者，
迫乎利害之誘，而進取是務，徒趨便目前，而不知建

悠久之業，此善之所以無可稱也。今夫以久之異者，
言之，景公據全齊之強，畜千駟之富，兆民臣伏，四隣
畏服，視之當時，則至盛矣。夷齊隱首陽之遐，其饑餓
之窮，爵祿不加，名位不顯，校之當時，則索然矣。然視
之異日，則景公身死之日，無一善之可稱，與草木同
腐朽，則昔日之適意光榮者，今日寥寥，固聞也。夷齊
身沒之後，為衆人之所仰慕，與日月永弗墜，則昔日
之困踣危辱者，萬世赫赫不替也。人徒知取榮一時，
而不知遺芳萬世，故其所趨逐時好，泥近規上者，恃
其崇高富貴，而怠於自修，下者嫌其貧賤卑陋，而倦

於務善不修其善為過此生不亦可惜乎其所以與
 天地同悠久繫萬世不替者固不以貴賤而異亦不
 以今古而殊要在乎自修焉耳然其所以修之者亦
 豈徒為後世之名乎哉有其實則名隨焉聖人所以
 稱名者所以見其實之必驗也
 丁丑閏二月朔日

君子創業 義

事之可繼者在於強為善也夫拓土辟疆并吞隣邦
 者當其時也則功名赫奕震耀四方雖如可以傳萬
 世而無窮而不旋踵敗亡立死者何也無善之可繼
 而以力暫服耳故君子審之乎其始而為可久可大

之業使後世子孫有以繼承焉自其祖先之播於當
 時而言之則曰創業也非善則後世何以繼之乎自
 其子孫之續於今日而言之則曰垂統也非善則今
 日何以承之乎何者國有小大而治無二道勝之不
 能五十里固不能當其身而臨中國制四夷也然今
 日強為善則積德累仁宏謨碩畫後世必有王者之
 興如周家之基于大王則為文公者豈可以其國之
 小而不務當為之事也哉至於功之成否則其數本
 繫乎天而非人力之所與大王之去邠亦非料後日
 之功則為文公者亦不可預料成敗而廢當務之事

續通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聖古義堂藏

也後世秦隋諸君雖克戡定區夏禍敗尋至身死人手土宇之廣而不足恃也勢威之盛而不足畏也皆非不強為善之故乎孟子之言信矣 丁丑季春

天何言哉 義

聖人明天道無言之實以示道之不外乎事實也蓋世之觀聖人者知其見諸言語辨說之為教而不知驗諸踐履躬行之為教於是乎至其曰無言而若其難以述焉夫子之欲無言者將為滯言詮者而發之邪抑欲使用力於實踐爾耶何不觀諸天道於穆不已之妙而識之耶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也而一氣之

糞機緘密運實有以司生長收藏之權陰陽於是乎調星辰於是乎列然無有聲色臭味之著也且夫天其蒼蒼之色也而百物之殖隨物流形皆有以遂暢茂蕃廡之生庶類於是乎遂品物於是乎亨然非有命令教戒之悉也聖人之德亦復如此其巍煥乎外者皆中實之孚而其觀之者豈試之于可觀之文而已乎哉其炳琅乎言者即實德之符而其學之者豈附之于何述之歎而可乎哉要知聖人一言之微一動之細皆靡非無隱之教而不特試之于言而可知而已也若夫絕言語外文字而謂道於是在焉者亦

名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聖古義堂藏

異端之見而不宜與言聖人之德也丁丑四月四日

德之流行 義

聖人喻德化之速者欲人之勸於務德也蓋人之通患知刑法之可以服人治國師律之可以強兵拓土而至于務德則斥之以為迂濶為常談而不知其感化之妙有不可名狀者也故聖人取譬於物之速者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何者雖聖人在下則澤淺在上則施廣故苟有其德則雖在下之人而有綏來動和之感有成都成邑之應而不可誣也况大陽中天燭火自息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之得時

得位其感應之妙不可量度也而其所以致之者豈有使然之術而有意於取之乎蓋欲安而惡危者人之情也聖人欲民之安也而其所以致之者無不除其危而就其安故無昏墊之虞而有在席之安欲生而惡死者亦人之情也聖人欲民之生也而其所以保之者無不除其害而遂其生故無靡爛之患而有子惠之澤其身標準乎上則四海資以為儀刑其仁浹洽乎中則萬姓賴乎其惠澤故堯克明俊德則於變時雍之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禹祗台德行則丕應侯志之機有無致之而至者矣况孟子之時憔悴

極禍亂甚以此解之其化可量乎孟子之意不亦明乎
丁丑五月

鳥獸不可一苛義

聖人欲人之異於物者所以使盡其所貴於物者也甚矣異端之不可從也天地之間網罟相盪會育并包而其形端性全莫人為貴焉故其宮室弁冕所以異於介鱗羽毛拜跪揖讓所以別於蚊行蠅息其類既殊則各自為羣不可亂也林木茂則鴝鵒振振之類聚郊原曠則獐獐狃狃之物至城邑既建都會既盛則生齒繁殖民物輻湊此其所以為羣者其類既

異則其相為用亦不可不異焉而今觀夫潔已亂倫之徒獨私其身屏居林丘吁亦不達此義也乎揆諸世之冒進啗利僥倖爭先者其清濁固懸絕矣然過猶不及其相去豈以寸哉况乎貪進之小人人人亦以小人目之不足回人之視聽彼高世絕俗遐舉物表者或托高尚之譽或傲逸民之行而人亦不知其絕物數倫之罪不可恕也聖人之不與之也宜矣何也人之生於斯世也將以為斯世之用也雖有叔季可厭之世危亂可去之邦然不為之維持經理周旋乎其中則天之生斯人也其將為虛設而人道或幾乎

息矣况君尊乎上而臣卑乎下父作乎前而子述乎後以至夫嬖昆弟朋友之交莫不皆天之所叙秩而民之所秉彛非交乎其間而誰與而厭其纏繞指其愆義欲逃避解除獨私其身取之安便不亦亂道之甚也乎彼遺世獨立高踏遠邁之士之不可與入于中庸而老釋二氏之所以得罪於聖門者皆坐此耳其曰鳥獸不可同羣者亦所以曉斯人之不可與彼同羣也

丁丑六月

古之君子過則改之

義

物有死物則其動靜不可不異焉木石之無情鑑衡之無心形質一定空子不動若使人心如此則既無酬酢萬變之應用豈有是非好惡之或愆然人活物也飲食衣服之接乎身親黨儕輩之交乎外應之之方千差萬別御之之道變動無常則不能使之一一當理頭頭得宜無容人之指點擬議矣夫聖人人倫之至而世之耳目也其所為所言其宜至當至中無過無不及皆有以極乎天道之至而無一毫之或不盡也然成湯之執中尚稱改過之不吝顏子之亞聖又稱知過而不貳有過必知夫子既以此幸巫馬期

之告寡過未能夫子亦以此取蘧伯玉之使則其下乎此者豈可羞於有過而憚於改焉哉夫唯人心之不公致改過之或吝此孟子之所以於君子分古今也人之為生其誰無過改之則公平正大無毫遮飾纖瑕微類消釋無遺遷善之途開而知非之功新與本無過何異之有順之則彌縫掩護務而文之顯戮大過不覺暗長閑邪之念消而求益之門塞較諸有過亦彌甚焉由前則古之君子以此造乎高明之域由後則今之君子以此陷乎汗賤之窟可不慎乎又想古之君子其設心正大故其方過也人人瞻仰天

下共知猶日月之謫見乎天凡有目者皆能得見非回隱蔽藏之可掩也其明既復則皆能得仰而不可以其姑蝕之疾而虧大明之全也今之君子其設心姦詐故其既過也順非而澤口給而佞及悔尤之加於其身凡可諱者皆以蔽之忘屋漏垣墻之可慎也其不可諱則妄逞其辭而欲以其苟且之說而掩顯然之咎也陳賈鄙夫欲為齊王解慙徒逢惡遂非文飾其過而不知改之為貴其亦昧乎閑邪責難之義乎過而不改是為過焉孟子之言其同一揆歟

丁丑七月

勞心者治人全章義

任有大小之殊故所勞者不得不異也蓋天下之事大小繁簡千岐萬轍網張乎上目設乎下殊其尊卑品其條貫焉苟一壞焉則君失其勢民失其所而國非其國天下非其天下矣何許行陳相之昧乎此也今夫首出億兆以東萬國之柄得失利病萃于一身者則所謂大君而自此以下有公卿有大夫皆其所任者大而其所勞者心也唯受小人之養耳何暇而勞其力乎服事田疇以憂百畝之治耕耘收穫輸乎公上者便所謂野人而自此以外有工匠有商賈皆其所任者小而其所勞者力也唯聽大人之治耳何

暇於勞其心乎且上下之間體統相持彼此之間功用相通故事有相益以濟用之義而無獨限而各條之理大人豈自逸其力而偏勞小人之力乎為小人之勞其心則不得不逸力故非有食之者而納其租稅輸其貨賂則不唯上關供給而為下者亦無報答之義於是乎治人者有以食於人小人豈自逸其心而偏勞大人之心乎為大人勞其力則不得不逸心故非有治之者而布之政令解之紛亂則不唯下無管攝而為上者亦欠子育之恩於是乎食人者有以治於人皆所以相濟用而非所以相病也許行陳相之

徒徒知憂後世之弊上下隔絕姦濫並作不堪其偽而殊不知聖人所以宰制天下令上下有別焉者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苟一違焉則人道幾乎熄矣而一切欲併而壞之以蔑君子小人之別不亦不經之甚也乎

丁丑九月朔

道在邇而全章義

人盡為入之道則有天下不足平之效焉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焉人而遠人則非道何世人之不達於此乎人有斯性則四端具焉自此而克之何其遠也哉而求之於外其失道也必矣孟子欲使人自知感

而就其近而易者示之其意若曰曰父曰兄道之近身者莫近於此而各有其道苟有以盡其則焉則道立矣而彼不知者常求之于日用彝倫之外議之于天地覆載之外故雖窮神知化而益求益遠卒不可得曰孝曰弟事之易為者莫易於此而各有其事苟有以致其極焉則事達矣而彼不知者多求之于崎嶇傾側之地探之于怪異艱深之域故雖用智盡數而卒不得至何者天下一人之積也一人天下之分也苟使天下之人各盡其親親之道以無陷於悖逆乖戾之域則人極以立民風以厚各盡其長

之道以有成其忠順和睦之風則九族所叙鄉黨所
化其道至近而其效至廣其事至易而其化至遠豈
求遠求難者之所能及乎哉 戊寅 二月

唐虞禪夏后一節義

聖人述四代禪繼之異者所以明其義之不殊也蓋
後世人君之於天位視以為己之物而不知其崇高
富貴皆莫非天之所以使治斯民之具也於是唐虞
禪讓之意廢而不講後之論者亦以私意窺聖人之
心有至禹德衰之說二者皆非也夫子合二者之異
歸之于一若曰舜起于側微而允恭克讓之升聞尊

為帝甥而訟獄謳歌之所歸人望屬矣天眷歸矣禹
嗣于崇伯而玄圭告成之功著作于司空而亮采惠
疇之績茂帝意決矣羣后讓矣而其宜陟元后者罔
不行舟慢遊是好其足以司天職乎此二代之所以
禪讓而官天下遂實于王家者也至啓之賢繼志述
事百姓愛戴皆曰吾君之子也天位之所託其將何
之哉至太甲成王事亦與此不異太甲雖顛覆典刑
而非天之所廢如桀紂者也伊尹致桐宮之放而自
悔自艾則亦天下之君也伊尹其何于天位哉成王
雖幼冲在位而亦非天之所廢如桀紂者也周公貢

紀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孟子章句

破斧之訓而亦未敢謂則亦億兆之主也周公亦豈
踐帝祚哉嗚呼二帝三王其道同其治同而其迹不
同其迹不同而其義則一迹以時異則或禪或繼未
必相襲義以道同則曰禪曰繼未必相傳傳子以嫡
者天下之達禮也禪賢以位者萬世之公義也賢可
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血胤之續子可傳則以天
下為家而不及異位之間一禪一繼皆聽乎天而已矣
待文王而全章義

孟子欲勉人使自立而要以豪傑自期矣蓋人不能
獨立也必有所感觀而後有以奮起也至夫豪傑之

士則非有待乎人也而能自成其德達其財也何者
方殷之末世其俗靡靡利口是賢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人之所視以為齊人者皆陷乎草竊姦宄之黨
及周之盛德思皇多士生是王國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人之所待以為庸承者咸與乎膚敏裸將之列其
如此者從上之所好惡而為忠為奸隨世之所左右
而為淵為鴈引而上下無有定度其烏得為豪傑乎
哉故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上智之資有過人
之才者如醴泉之無源朱草之無種而特超然拔乎
品彙匹疇之中非有所薰陶漸染而能成其器焉其

名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孟子章句

必言文王者唐虞之際於斯為美及商之俗其命惟
 新其所以新民之視聽而就人之才器者有焉飛魚
 躍之化而得壽考作人之効故必言文王也至如仲
 尼之門雖有耳提面命之教而無綏來動化之權勳
 華之代雖有於變時雍之化而非憲章儀刑之世此
 所以上不及唐虞而下不言洙泗也歟且其言興者
 非有受其命令視其儀式而鼓舞變動有不能自己
 者矣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中林有千城之具汝墳有
 孔邇之思其化之速可以見矣然天不能世生文王
 時不能常三代或深汗俗或丁季運苟欲待文王之

作而興則其終無日乎興矣苟日新洒濯其心有所
 感激奮迅則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成德達材萬古一
 日雖無文王其豈不能為豪傑也哉然則自通一經
 識一丁以上之人不可自諉于時運託于不能以斷
 喪其材哉己卯四月九日

禹吾無間然一節義

大禹儉於自奉而豐於神人所以無罅隙之可間也
 夫王者之治天下也事無小大莫不各有其適宜之
 道然其所以奉一己者欲儉而常過乎豐其所以接
 神人者欲豐而常失乎簡蓋知以天下奉一人而不

知以一人治天下此皆侈欲弘多之所致而禹則不然所以夫子贊稱之若曰飲食乃所以養口體而所食不過乎充腹奢侈之君則食前方丈割鮮剥肥尚以為不足焉禹有以惡之而鹿糲之飯監門之食以供大官之膳如此其菲也而至禴祀蒸嘗所以奉鬼神者乃牲牲肥腍粢盛豐備以致奉養之孝思何其厚也衣服乃所以被肌膚而所御不過乎取煖驕泰之主則翠被豹舄服美乎人尚以為至陋焉禹有以厭之而大帛之冠大練之衣以具司服之職如此其惡也而至首服身章所以示威儀者乃朱芾斯皇冕

旒蔽明以極文物之華經何其美也宮室乃所以待風雨而所居不過乎容膝逸樂之世則峻宇雕墻斧藻其塗尚以為甚隘焉禹有以病之而采椽不斲茅茨不剪以仍土階之奮如此其卑也而至畎澮溝遂所以時旱潦者乃予乘四載手足胼胝以蕪下民之昏墊何其勞也嗚呼一乎儉而不豐則質勝其文專乎豐而不儉則文滅其質奢儉失所豐約乖宜固亦不可也儉其當儉而豐其當豐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其誰敢窺其罅隙乎哉

己卯五月

蘧伯玉使全章義

言愈謙而德愈彰，聖人所以有取於伯玉之使也。夫
人之於事，應酬之繁，日不暇給，雖聖賢之資，不能無
過。彼日積其過，迷焉而不能復悔焉，而不知改者，固
勿論也。及其少有識也，則以無過為極效，故以此治
己，以此取人，何其不達。聖人之旨也。公明賈之稱文
子也，夫子姑信而深疑之，子貢之欲無施己之所不
欲於人也，夫子曰：非爾所及也。夫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者，不以無過為貴，而以改過為貴，不以畢事為悅，
而以進德為悅。雖天地之大，不能無彗孛飛流崩竭，
地陷之變，然時過則必復，無以損厚大之體。今夫使

伯玉之使，曰：夫子其無過，則聖人固不取之。今也不
唯曰寡其過，而曰欲寡，而未能使乎使乎，專對無辱，
經不著其名，惜哉。不唯知使者之善於詞令，謙抑界
下，深有契於聖人為己之意，而伯玉進德之功，老而
不倦。聖人取人之道，寬而不迫，可併見矣。而後之檢
束過甚，以無欲主靜為學之非，聖人之本旨亦從而
可知矣。庚辰三月朔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義

知以順為正之為妾婦之道，斯可以稱大丈夫之名
也。夫大丈夫之為名也，挺然有以全其不撓之節，毅

然有以立其不屈之操而後可以稱其名夫豈有所
屈辱搖奪而能全其行也哉孟子歷舉其事若曰人
必有居也宅乎高明者其心必宏處乎湫隘者其志
必汙大丈夫有居也其名曰仁內有反縮之誠而外
無脅肩之態不為可羞之事何慮悔尤之來身常處
之不羨於世之擡題數尺之美何其廣也人必有位
也陞乎顯貴者其色必弛淪乎下僚者其氣必餒大
丈夫有位也其名曰禮常守天秩之典而長抱素行
之節不為僭濫之事何致出分之誚身常立乎此不
顧於世之膏粱文繡之麗何其正也人必有道也趨

乎康莊者其軌必直徑乎崎嶇者其迹必曲大丈夫
有道也其名曰義事酌乎可否之宜而行無適莫之
偏己有裁制之權何有執一之弊身常行乎此而不
屑於世之詖淫邪遁之塗何其大也及其得志也出
而推此於人桓圭衮裳堂堂正正享天祿受天爵不
以為泰也致斯民於熙洽之隆而共由於大中至正
之道其不得志也退而善此於己葺門閭竇欣欣囂
囂覺後知覺後覺不以為慊也希往聖於叔季之後
而獨樂於仁義忠信之美加之富與貴人之所欲也
處焉則紛華盛麗易壞人之操守有以執之故不能

有以淫之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處焉則窮蹙困頓
必變人之恒志有以守之故不能有以移之也巍巍
之大人其威可畏也悻悻之鄙夫其武可惡也而與
之遇其志氣剛正不能挫折之是則大丈夫之事也
彼衍儀之徒窺人眉睫甘言美辭以投其好何足以

語之庚辰四月

博學而篤全章義

子夏欲明求仁之方而約之于心與事也夫人莫不
有不忍人之心然而不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則良心
斷喪至違禽獸不遠矣故欲有為者多聞以廣其識

好問以裕其善復必篤其所志近其所思而後能克
其良心也雖未至於仁而為之不已仁斯至矣在於
熟之而已矣其意若曰人非皆生知之資必稽諸前
言觀之往行求之無方蓄成其德而後有以淑其身
此學之所以貴博也學博矣而所志不篤則其該博
難給祇以為巧言令色之資而無進德修業之益仁
何由而得也人非皆天縱之材也必也稟之師授詢
之葛藟好察邇言弗明弗措而后有以牖其知此問
之所以貴切也問切矣而所思不近則其含糊不決
適以為銜智掠美之言而無克己復禮之効仁何由

而得也故學問之後繼以志思又必博之篤之切之
 近之而後仁在其中矣中庸以明辨力行並稱文言
 以寬居仁行繼之雖其言相類而各有攸當且曰仁
 在其中則辭不迫但從容有味吁子夏所得於聖門
 之甚深而其所謂文學者非後世之文學於是乎可
 見矣辛巳二月

民為貴全章義

昔孟子推王者之心以明民之重於君與神也夫君
 之有位將以守社稷而社稷之建將以養斯民也豈
 為設之社稷置之民人而供一人之私欲也哉自王

者之不作也天下之重視以為己之私有慢神虐民
 至治之澤不可復觀孟子慨之也至矣若曰君之為
 君穆穆於九重之內喜而雨露怒而雷霆天下仰其
 崇高之位孰不巍巍乎可象不赫赫乎可畏也哉神
 之為神洋洋於祠宇之與春焉而報秋焉而祈夫人
 懷誠敬之心豈不洞洞乎如弗勝屬屬乎如恐失也
 哉然反其本也不制之田里設之庠校則億兆之眾
 其孰能治之於是乎治之為君教之為師則有君以
 維持之而莫之亂也不時之寒暑節之雨暘則粒食
 之原其孰能豐之於是乎社以祭土稷以祈穀則有

神以順成之而莫之匱也此君神之所由而立也若
 夫君而失其道淫泆肆虐危其民社則有時而易其
 位神而曠其職旱乾水溢民失其天則有時而移其
 地而至所謂民者則雖蚩蚩蠢蠢乎井邑閭閻之間
 而三代之所以真道而行三王之所以不易而化夫
 豈得移而易之哉是君可變也而社稷不可移社稷
 可移也而民不可易而君也者亦必得于民心之所
 服而後得保其社稷則於以見民之重於君神也盖
 自其位之既定而言則庶民惟星拱九五之一尊其
 分固賤自其職之所自而言則大寶之守由萬邦之

惟懷其體甚貴王者之心有以體之不以其勢之甚
 隔自驕而以其職之所立為念不以天下養一人而
 以一人守天下故執之不得已乘其國不以所以養
 人者害人大王之事是也義之不可安視天下如敝
 蹤訢訢樂以終其身舜之心是也迨至後世民社之
 寄視以為奉養娛樂之具為之臣者眷戀好爵為之
 言者護惜人情未嘗有言民之為貴於君神者也孟
 子乃斷然不忌以為斯言使人君體王者之心不以
 位為樂害民逞欲也則民之服其上如羔子之慕慈
 母使其君安富尊榮勿替引之者實孟子愛君之盛

心王道之極致也他日亦嘗列人臣以天民為上其
意與此章互相發後之人或有以此非議孟子者蓋
昧乎此焉耳辛巳十一月朔

殷因夏禮全章義

禮通古今而損益隨時此十世之所以可逆知也夫
十世之遠將何以知其必然哉亦觀於已往之迹耳
已往之迹已然則將來之亦然有不待稽之於象數
氣運者考世道之古今者曷不驗之殷周之治也乎
嘗觀殷之政湯之肇修人紀也殷承夏后之世凡禮
之辨乎上下尊卑之間者先民是若固不欲更張改

為故為變亂也然正之用寅者今則用丑政之尚忠
者今則尚質乃至社之用栢牡之用玄則爰革夏正
惟新其德不必盡拘先王之成憲也又觀周之道武
王之誕受厥命也亦由商人之舊凡禮之行乎君臣
父子之間者皆襲其故固非改絃更轍故為紛更也
然正之用丑者今則用子政之尚質者今則尚文乃
至社之用松牲之用騂則乃反商政其命惟新不必
皆遵勝國之典故也如此者何也可因而因者天地
之序殷既不能不因夏則周亦不能不因殷也可改
而改者時措之宜周固不能因殷則殷亦不能因夏

也自周而上固既如此則自周而後繼之者百世亦
可推知焉耳而夫拘者是古非今必拘成法欲盡易
當時之俗通者苟簡麗鄙趣便目前不好講先王之
道蓋亦異乎三代之治矣辛巳鵬
月朔

君子遠庖厨 義

君子之養仁心者必始之於物也夫苟重傷物之生
則何若斷屠禁殺以全物之生哉死等耳緩之於耳
目之所及而殺之於耳目之所不到殆不可解焉齊
王之不自得於心者乃在乎此而孟子所以教以仁
術者亦在乎此何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愛物則其宜助之生育戒之屠宰然賓祭之設養老
之羞不可無體肉之薦故狩獵以獲之烹割以調之
此亦禮之不可得已也豈以麋代犧為可也哉然雖
不廢之禮而有術以莫之傷則何害乎吾所以養仁
心者乎哉夫雖同是殺而手執鸞刀啓其血毛目於
其惴惴苦楚之狀耳於其穀隸哀鳴之聲則初焉而
不忍之心生再焉而敢忍之心起終焉而嗜殺之念
成漸漸習熟事與心馴良心斷喪如火銷膏豈特不
愛於物而已哉亦將不仁於民豈特不仁於民而已
哉亦將不親於親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流禍之慘

將有不勝言者矣故暴殄天物先王之所戒然牲殺之舉廢而不行則不徒棄禮而其弊流而為姑息蕩而為兼愛沉而為平等此庖厨之設亦所不能無而亦所必不可無者也然繫之有所殺之有其人則君子雖遠之可矣遠之則其藹然之仁油然而息火然泉達物莫能遏自是以往推其所為加之民則如傷之心生施之親則其順之化興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四海之遠莫難於保此所謂仁術也而既不闕其禮亦不傷其心此孟子丁寧曲成之道先王之保天下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壬午二月

有孺子歌一節義

聞無心之童謠而知至理之所寓非聖人豈能然乎夫謠之作也豈以此為教人之具也哉天機之所觸形乎言而成乎文不自知其所至而知者以為知仁者以為仁皆有以資乎自脩之也吾意水之性也一而時有清濁不能不異觀者之想也其想既異則宜其異其所濯也人豈有好惡於水哉水自取焉耳嗚呼滄浪之水長矣方清且漣也纓之垢膩吾願濯之斯其時也其濯者豈必求滄浪之水而趨哉適其清也不與濯纓者期而濯纓者自至焉滄浪之水遠矣

方濁且汙也足之塵土吾願濯之斯其時也其濯者
 亦宜必求滄浪之水而往哉見其濁也不與濯足者
 約而濯足者自來焉要知是人之所貴賤者亦由水之
 自變也若夫使此水也如河之常黃則天下之欲濯
 纓者皆將却走之不屑就焉時焉而清所以斯濯纓
 矣亦將使斯水也如渭之常清則天下之欲濯足者
 皆將羞愧之不敢近焉時焉而濁所以斯濯足矣為
 冰謀者與其使人時貴時賤而奚若常常清瑩不忍
 投足也甚矣有似乎君子自脩之道也

孝經義

壬午十月

始於事親三句義

舉孝之終始而以立修為極焉蓋身之所處者雖殊
 而孝之所施則一耳始之事親者豈以左右使令酒
 饌侍奉為足哉心則懇矣以為足則不可也終之事
 親者亦豈以割股割肝柴毀骨立為盡哉哀則至矣
 以為訓則不可也今夫髮膚之細手足之末孰非父
 母之遺而可慢哉故君子全而歸之啟而視之所以
 敬親之技也且亦孰不欲承顏膝下怡焉愉焉於一
 堂之中嬉嬉終身也哉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不可
 以不出其既出也其豈可持祿養望顧念眷戀以營

其私乎哉故捨生取義殉國授命糾逃王慝勤恤民
隱敵愾赴難是其職也雖曰忠孝不兩全而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並行而不相悖也故事君之不忠莅官
之不敬臨陳之不勇皆不得為孝也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不其然乎而壯之中於事君豈止於是而已
哉不可以不求事君之實事君之實立身是也其身
不脩而能忠其君豈有是理也故若顧其身之所以
立者若夫不肖而人目之曰某之子不慧則其父之
無良可知也而暴其父母之過而數之也則不唯亡
其身而併其父母陷于不義之域其銖積寸累之成

業不肯堂構一旦灰銷則其不能立身之為不孝也
大矣若夫克肖而人稱之曰某之子有材則其父之
素教可知也而舉其父母之善而誦之也則不唯淑
其身而引其父母躋之賢者之地其門衰祚腐之餘
業克蓋前愆不日斲聖則其能立身之為大孝也著
矣此其所以終於立身也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一本既立萬枝隨榮為人之子者可跬步忘其親也
哉
乙亥
正月
天地之性人為貴義
本品物之類聚而歸貴乎人也夫頽然乎上墮然乎

下而藐焉乎其兩間稟其覆載之氣而體易簡之德者非人乎哉其可不自重其賦畀而貴其貴耶否則非克肖者也蓋天地之德生生不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金石草木人獸蟲豸雜糅混處乎其間或有質而無氣或有氣而無心或有心而無知而具之者唯人為然也故牛能任百畝之耕馬能駕千里之遠犬解守夜雞知司晨孰非具天地之性也哉然不能全之而各得其一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以能輔造化能役萬物莫高大於天地而先而不違後而奉之莫悠遠於古今而逆而論之推而說之虎豹之猛

焉而被圈器物之細而利用此非人之所以為貴於萬物也乎故獻民數則王者拜而受之遇負版則聖人式而過之貴其當貴也民胞物與視之雖一而仁民愛物施則有差故其為性也一而言貴則惻隱羞惡之端本然固有物之所能比而歸重於人也而今也自甘乎暴棄之域而諉之于不能其甚也曾物之不若而不能貴其貴者比比是也聖人有憂之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欲使其既知其性之異於物而實其性之異於物也今夫人之四端良貴固有擴充之至而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則所謂

貴者固不誣也而所以貴其貴者莫先於孝聖人之
德莫加此不亦宜乎從事於此者其可不知所以自
貴也邪

非聖人者無法義
推八倫之極而明非之之無法也夫天覆地載萬彙
煦育涵養乎其間而各得玄化之宰以全其性命焉
孰非天地之精乎哉然覆載生成之偏雨暘燠寒之
節人猶有所憾而至於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則固自
若也天地無心之聖人聖人有心之天地故道之大
原出於天而行與言之可見者聖人也故聖人心純

乎天地之德身備乎四時之和彛倫以叙品彙以育
有以全裁成輔相之功而具聲律身度之妙法之所
由而出也非之者是無之也迴思厥初生民倥傯
蒙之時非有聖人者出導之向方辟之迷途則生人
其庶乎息矣今夫一器之制一室之度一食之飪一
官之設各有其法皆聖人建諸天地徵諸古今稽風
俗酌時宜之所作而由焉則正不由焉則邪乃天之
經地之義而精神心術之所寓不可以有非焉者也
其可非之乎哉夫子之聖而被叔孫之毀孟子之賢
而遭臧倉之沮然毀者之口燭息水泮而聖德之大

久而益光炳赫萬世而不可揜也蓋非為此言以安
聖人之心也所以戒其非之者也何也聖人法之所
出法者人之所生雖其小人之非之者而且夕少長
莫不囿于法之中而敢非之者自毀其身也况聖人
時之耳目無耳目其能得覩乎聖人世之日月無日
月其能得明乎欲廢其耳目而失其日月豈不愚矣
乎故深憐焉且痛戒焉

而非法不言非法不行義

君子審樞機之幾而慎之于法與道焉夫一言出而
天下傳以為口實一行幾而天下傳以為儀刑其可

易也哉彼昏不知者乃曰言不足謹也行不足重也
則擿埴實行為天下僂彼惰不起者乃曰言吾不能
謹也行吾不能修也則玩愒愒為世所嗤是皆過
與不及之所以失其中而不足與語君子之道也殊
不知內不靜專則外必躁妄非法之不言於外所以
全其內中不堅固則外必迷謬非道之不行於外所
以養其中而所謂不言者噤口結舌緘默不出之謂
也哉事君則有將順匡救之道或諷或直敷奏各有
其章而逢惡遂非之計不進事父則有應對唯諾之
節或微或熟陳言各有其常而阿令逆意之言不發

接人也無雷同勦說之私說理也無詖淫邪遁之蔽
 所以慎于非法也所謂不行者繩趨尺步循墻而走
 之謂也哉言服則締繡裳衣各有隆殺之別母追尋
 吁各有時尚之宜而奇衰不衷之服不御言食則體
 薦折俎各有宴享之異酸苦辛鹹咸有四時之膳而
 失飪不時之味不嘗陳無狙詐祝不矯誣此所以慎
 于非道也而所謂法與道者豈他求哉好東桑之德
 脩率性之道求之斯在自彼習焉而不察用焉而不
 知遂至有可擇也苟慎之乎此則一言一動皆莫不
 以利天下澤後世也身之所招衆之所隨惠逆之吉

凶猶影響桴鼓不可以不慎焉

清人設科論題用孝經見時務文式

客歲附商
船到凡四

冊有表策
論判四體

予因用孝經為題擬經義四道只用

破題不拘八股之制元祿乙亥月正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終

